

# 剪燈新話

瞿

佑  
著



上海中央書局  
印行



2200

本書由程欽揆君捐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8578B



6624

類號 771.1-7724

登記號 2200

明人筆記

剪燈

瞿佑

全



上

5068

## 剪燈新話序

余既編輯古今怪奇之事，以爲剪燈錄，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篋積於中，日新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爲文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所惜筆路荒蕪，詞源淺狹，無鬼目鴻耳之論，以發揚之耳。既成，又自以爲涉爲語怪，近於誨淫，藏之書笥，不欲傳出。客聞而求觀者衆。不能盡卻之。則又自解曰：詩書易春秋，皆聖筆之所述作，以爲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龍戰于野，書載雉雒于鼎，國風取淫奔之詩，春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執一論也。今余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客以余言有理，故書之卷首。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陽瞿佑書於吳山大隱堂

昔陳鴻作長恨傳并東城老父傳，時人稱其史才，咸推許之。及觀

牛僧儒之幽怪錄，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奇紀異，其事之有無不必論，而其制作之體，則亦工矣。鄉友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無乃類是乎？宗吉之志確而勤，故其學也博，其才充而敏，故其文也贍。是編雖稗官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補於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詞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墮淚者，蓋亦有之。自非好古博雅工於文而審於事，曷能臻此哉！至於秋香亭記之作，則猶元稹之鶯鶯傳也。余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

洪武三十年夏四月錢塘凌雲翰序

余觀宗吉先生剪燈新話，其詞則傳奇之流，其意則子氏之寓言也。宗吉家學淵源，博及羣集，屢薦明經，母老不仕，得肆力於文學。余嘗接其論議，觀其著述，如開武庫，如遊寶坊，無非驚人之奇，希世之珍。是編特武庫寶坊中之一耳。然則，觀是編者，於宗吉之學之博，尚有口也。洪武十四年秋八月吳植書於錢塘邑庠進德齋

余觀昌黎韓子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之。謂若捕龍蛇，搏虎豹

，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古之文人，其相推獎類若此。及子厚作謫龍說，與河間傳等，後之人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所見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耳矣。余友瞿宗吉之爲剪燈新話，其所志怪有過於馬孺子所言，而淫則無若河間之甚者。而或者猶沾沾然置喙於其間，何俗之不古也如是！蓋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訓導之間，游其耳目於詞翰之場，聞見既多，積累益富。恐其久而記憶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發可以懲創者，彙次成編，藏之篋笥，以自怡悅。此宗吉之志也。余不敏，則既不知其是，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爲可取，何者爲可譏。伏而觀之，但見其有文，有詩，有歌，有詞，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駭，有可嗤。信宗吉於文學而又有餘力於他口者也。宗吉索余題，故爲賦古體一首以復之云。

山陽才人疇與侶，開口爲今闔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邁心怳怳，道是無憑還有據。沉沉帳庭晝吹口，啼笛煦煦窗間口剪燈。倏而晴兮忽而雨，悲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凰，

金柵和煙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誰？一念纔口方寸移。善善惡惡口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爲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氣酣骨聳錚有聲，脫口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耳，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鶯鶯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在錢塘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嚼春幾度回？斷夢殘魂落何處？還君此編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洪武己巳六月六日睦人佳衡書於紫薇深處

剪燈新話目錄

卷一

水宮慶會錄

華亭逢故人記

聯芳樓記

三山福地志

金鳳釵記

卷二

令孤生冥夢錄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渭塘奇遇記

天台訪隱錄

牡丹燈記

卷三





富貴發跡司志

永州野廟記

申陽洞記

愛卿傳

翠翠傳

## 卷四

龍堂靈會錄

太虛司法傳

修文舍人傳

鑑湖夜泛記

綠衣人傳

## 附錄

秋香亭記

# 剪燈新話 卷一

山陽 瞿佑 宗吉著

## 水宮慶會錄

至正甲申歲，潮州士人余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繡襖，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舶於江澚。登船，有兩黃龍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已至。止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請入。廣利降階而接曰：『久仰聲華，坐屈冠蓋，幸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跼蹐退遜。廣利曰：『君居陽界，寡人處水府，不相統攝，可毋辭也。』善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左右有二臣曰鼇參軍、鼈主簿者，趨出

奏曰：『客言是也。王可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視。』廣利乃居中而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弊居僻陋，蛟鱗之與隣，魚蝦之與居，無以昭示神威，闡揚帝命。今欲別構一殿，命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蘊濟時之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爲寡人製之，』卽命近侍取白玉之硯，捧文犀之管，并鮫綃文許，置善文前。善文俯首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詞曰：

伏以天壤之間，海爲最大。人物之內，神爲最靈。旣屬香火之依歸，可乏廟堂之壯麗！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名；挂龍骨以爲梁，靈光耀日；緝魚鱗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白璧之簾櫳，接青雀黃龍之舸艦。瑣窗啓而海色在戶，繡闥開而雲影臨軒。雨順風調，鎮南溟八千餘里；天高地厚，垂後世億萬斯年。通江漢之朝宗，受溪湖之獻納。天吳紫鳳，紛紜而到，鬼國羅剎，次第而來。巋然若魯靈光，美哉如漢景福。控蠻荆而引

甌越，永壯宏規；叫閭闔而呈琅玕，宜興善頌。遂爲短唱，助舉修梁。

拋梁東，方丈蓬萊指顧中。笑看扶桑三百尺，金鷄啼罷日輪紅。

拋梁西，弱水流沙路不迷。後夜瑤池王母降，一雙青鳥向人啼。

拋梁南，巨浸漫漫萬族涵，要識封疆寬幾許？大鵬飛盡水如藍。

拋梁北，衆星絢爛環辰極。遙瞻何處是中原？一髮青山浮翠色。

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罷一封書，盡與蒼生除禍瘴。

拋梁下，水族紛綸承德化。清曉頻聞贊拜聲，江神河伯朝靈駕。

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宮貝闕，應天上之三光，袞衣繡裳，備人間之五福。

書罷，進呈。廣利大喜，卜日落成。發使詣東西北三海，請其王赴慶殿之會。翌日，三神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蛟毒蜃，踵躍後先。長鯨大鯤，奔馳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操戈戟者，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趨迎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其劍珮，威儀極儼恪，但所服之袍，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敍暄涼畢，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方欲與三神敘禮，忽東海廣淵王座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鬣者，號赤鯁公，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特爲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漢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預席，其禮可謂嚴矣。彼白衣而未坐者爲何人斯？乃敢於此唐突也！』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余君善文也。吾構靈德殿，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在此爾。』廣淵遽言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鯁公乃赧然而下。已而

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明璫，曳輕裾，於筵前舞凌波之隊，歌凌波之詞，曰：

若有人兮波之中，折楊柳兮採芙蓉。振瑤環兮瓊珮，璆鏘鳴兮玲瓏。衣翩翩兮若驚鴻，身矯矯兮如游龍。輕塵生兮羅襪，斜日照兮芳容。蹇獨立兮西復東，羌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泠泠之輕風。

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妝，飄香袖，於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

桂棹兮蘭舟，泛波光兮遠遊。捐子玦兮別浦，解子珮兮芳洲。波搖搖兮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爲兮沾裳？風何爲兮吹鬢？棹歌起兮綵袖揮，翡翠散兮鴛鴦飛。張蓮葉兮爲蓋，緝藕絲兮爲衣。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煙生兮淡月出。早歸來兮難久留，對芳華兮樂不可以終極。

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吹玉龍之笛，衆樂畢陳，觥籌交錯

。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觥，致善文前曰：『吾等僻處遐陬，不聞典禮。今日之會，獲覩盛儀，而又幸遇大君子在座，光彩倍增。願爲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宮水府，抑亦一勝事也。不知可乎？』善文不可辭，遂獻水宮慶會詩二十韻：

帝德乾坤大，神功嶺海安。淵宮開棟宇，水路息波瀾。列爵王侯貴，分符地界寬。威靈聞赫弈，事業保全完。南極常通奏，炎方永授官。登堂朝玉帛，設宴會衣冠。鳳舞三簷蓋，龍馱七寶鞍。傳書雙鯉躍，扶輦六螯蟠。王母調金鼎，天妃捧玉盤。孟凝紅琥珀，袖拂碧琅玕。座上湘靈舞，頻將錦瑟彈。曲終漢女至，忙把翠旗看。瑞霧迷珠箔，祥煙遶畫欄。屏開雲母瑩，簾捲水晶寒。共飲三危露，同餐九轉丹。良辰宜酌酹，樂事稱盤桓。異味充喉舌，靈光照肺肝。渾如到兜率，又似夢邯鄲。獻酢陪高會，歌呼得盡懽。題詩傳勝事，春色滿毫端。詩進，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月生東谷，諸神大醉，傾扶

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之聲，猶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璃盤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爲潤筆之資。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文到家，攜所得於波斯寶肆鬻焉。獲財億萬計。遂爲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爲意。棄家修道，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生而質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以田莊爲業。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爲羣盜所劫，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訪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患難之餘，跋涉道途，衣裳藍縷，容貌憔悴，未敢遽見也。乃於城中僦屋安頓其妻孥，



整飾其冠服，卜日而住。適值繆君之出，拜於馬首。初似不相識。及敍鄉井，通姓名，方始驚謝。卽延之入室，待以賓主之禮。良久，啜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盃而已。落落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自實還家，旅寓荒涼。妻孥怨詈曰：『汝萬里投人，所幹何事？今爲三盃薄酒所賣，卽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望也！』自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自實方欲啓口，繆君遽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但一宦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恩。望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陸續酬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密，承命周急，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也？』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然券之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唯而出。怪其言辭矯妄，負德若此。羝羊觸藩，進退維谷。半月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之惠。展轉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憩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

也。見其往來頗久，與之敘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詣繆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爾，妻子飢寒，囊乏一錢，瓶無儲粟。向者銀兩，今不敢求。但願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下壺殮而救翳桑之餓，此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之，哀之恤之！』遂匍匐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數，而告之曰：『更及一旬，當是除夕。君可於家專待，吾分祿米二石及錢二定，令人馳送於宅，以爲過歲之資。幸勿以少爲怪。』且又再三丁寧，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實感謝而退。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子。至日，舉家懸望，自實端坐於床，令稚子於里門覘之。須臾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俟焉，則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則曰：『張員外之餽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攜錢來矣。』急出迓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則曰：『李縣令之贖遊客者也。』愜然而慙。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反爲所誤，粒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

，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鷄鳴鼓絕，逕投繆君之門，將俟其出而刺之。是時，震方未啓，道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自實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執椎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回，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擊幢蓋，或舉旌幡；和容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叵測，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固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爰適？何其去之匆匆，而回之緩緩也？願得一聞。』自實不敢隱，具言繆君之不義，『令我狼狽！今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之間，不可萌心而爲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慰撫

之。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至晚，自投於三神山。山下八角井中。其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街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大宮殿金書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晝靜，古殿煙消，徘徊四顧，闕無人蹤。惟聞鐘磬之聲，隱隱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因臥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珮，至前呼起之，笑而問曰：『翰林識旅遊滋味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滋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詔於興盛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坐歲四十，目不知書，平生未嘗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說乎？』道士曰：『子應爲飢火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謂交梨火棗也。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惺然明悟。因記爲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

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游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爲丞相而貪饕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橫財。今亦福滿矣。當受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爲平章而不戢軍士，殺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爲監司，而刑罰不振，某人爲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爲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爲經略，不聞所略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扭械加其身，縲紲繁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因舉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寧。』言乞

，謂自實曰：『汝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攜妻子徑往福寧村中，墾田治圃而居。揮鏹之際，鏗然作聲，獲瘞銀四錠。家遂稍康。其後張氏奪印，達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而繆君爲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記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不拘小節。每以遊俠自任。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爲屬郡。二子來往其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巨族，望風承接，惟恐居後。全有詩曰：

華髮衝冠感二毛，西風涼透鷓鴣袍。仰天不敢長噓氣，化作虹霓萬丈高。

賈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書生豈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劍，撐拄東南半壁天。

其詩大率類是。人益信其自負。吳元年，國兵圍姑蘇，未拔。上洋人錢鶴臯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尙讓爲比，杖策登門，參其謀議。遂陷嘉興等郡。未幾，師潰，皆赴水死。洪武四年，華亭士人石若虛，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友善。忽遇之於途。隨行僮僕數人，氣象宛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君無恙乎？』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忽慨然長歎曰：『諸葛長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富貴。危機豈能避！世間寧有楊州鶴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劉黑闥旣立爲漢東王，臨死乃云：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陋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笑也！』賈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唐之李密，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恥更稱

臣，逃居海島，可以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爲盟主。及兵敗入關，乃望以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夫死卽死矣，何忍向人喉下取氣耶？夫韓信建炎漢之業，卒受誅夷；劉文靜啓晉陽之祚，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尙爾，於他人何有哉！」全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黃巢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鐵衣著盡著僧衣。」若二人者，身爲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賈笑曰：『審如此，吾輩當愧之矣！』全遽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令僕於近村質酒而飲。酒至數巡，若虛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什，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以記之乎？』於是籌思移時，全詩先成。卽吟曰：

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雖是



主，野花開滿羨藜沙。

賈繼詩曰：

漠漠荒郊鳥倦飛，人民城郭歎都非。愁纏病骨何須葬，血污游魂不得歸。麥飯無人作寒食，綈袍有淚哭斜暉。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雅志違。

吟已，若虛駭曰：『二公平日吟咏極宕，今日之作，何其哀傷之過，與疇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無語，但愀然長嘯數聲。須臾，酒罄，告別而去。行及十數步，闐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久矣。但見林梢烟暝，嶺首日沉，烏啼鵲噪於叢薄之間而已。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質酒之裘視之，則觸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搏風焉。若虛借宿酒家，明早急回。其後再不敢經由是路矣。

### 金鳳釵記

大德中，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爲隣，交契甚

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爲約。旣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况成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斂，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旣歿，道途又遠。今旣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卽吾子也。勿以興娘歿故，自同外人。』卽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

以女新歿之故，舉家上塚。與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曠黑，生於門左迎接。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似有物墮地，鏗然作聲。生俟其過，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獨坐。自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迹人門，亦非久計。長歎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聲。問之不答。斯須復扣。如是者三度。起視之，一美姝立於門外。見戶開，遽褰裙而入。生大驚。女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卽興娘之妹慶娘也。向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卽挽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厲，至於再三。女忽頰爾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爲！我將訴之於父，訟汝於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門側小齋，凡及一月有半。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

多魔，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迹深村，或藏蹤異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睽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與女輕裝而出，賈船過瓜州，奔丹陽。訪於村氓，果有金榮者，家甚殷富。見爲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方始記認，則設位而哭其主，捧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生處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爲卓氏之逃。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旣沒，新穀旣登，歲月如流，已及朞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况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

乎？」生從其言，與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宜先往覘之。妾纘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同，以鳳釵授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怪。」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窮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雖篤於夫妻，恩敢忘於父母！今則謹攜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重罪，始得終能偕老，永隨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宜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床，今及一歲。饘粥不進，轉側需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爲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不信，然且令家僮馳

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責其妖妄。生於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始大驚曰：『此吾亡女興娘殉葬之物也，胡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歛然而起，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興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郭。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今之來此，意亦無他，特欲以愛妹慶娘，續其婚耳。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卽痊除。不用妾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詞舉止則興娘也。父詰之曰：『汝旣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爲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卽斂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作嬌客，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於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遂涓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釵貨於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齋詣瓊花觀

，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復見夢於生曰：『蒙君薦拔，尙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 聯芳樓記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於閶闔門外，以糶米爲業。有二女，長曰蘭英，次曰蕙英，皆聰明秀麗，能爲詩賦。於宅後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僧雪窗，善以水墨寫蘭蕙。乃以粉塗四壁，邀其繪畫於上。登之者藹然如入春風之室矣。二女日夕於間，吟詠不輟。有詩數百首，號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鏤版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曲十章曰：

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

去幾時還？

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

虎丘山上塔層層，夜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

洞庭金柑三寸黃，笠澤銀魚一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由進尚方。

荻芽抽筍棟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黑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



江半太湖。

一縷鳳髻綠於雲，八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

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採蓮。

他作亦皆稱是。其才可知矣。鐵崖見其藁，手寫二詩於後曰：

錦江只說薛濤牋，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流知有自，聯珠合璧照華筵。

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好將筆度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

由是名播遠邇，咸以爲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其父與薛素厚。乃令生興販於郡。至則泊舟樓下，依薛爲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生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

船首澡浴。二女於窗隙窺見之。以荔芰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仰視飛甍峻宇，縹緲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籟俱寂，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窗啞然有聲。顧盼之頃，則二女以鞦韆絨素，垂一竹兜，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攜入寢，盡繾綣之意焉。長女口占一詩贈生曰：

玉砌雕欄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

次女亦吟曰：

寶篆煙消燭影低，枕屏搖動鎮幃犀。風流好似魚游水，纔過東來又向西。

至曉，復乘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會。二女吟詠頗多，不能盡記。生恥無以答。一夕，見案間有剡溪玉葉牋。遂濡筆題一詩於上曰：誤入蓬山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

叢日幾迴。

二女得詩喜甚，藏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復索其吟詠。長女卽倡  
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明珠無價玉無瑕。

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蕭史，乘興難同訪戴家。

長女又續曰：

羅襪生塵魂蕩漾，瑤釵墜枕鬢鬢髿。

次女結之曰：

他時洩漏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

遂足成律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羈旅，托跡門下。今日之事，尊人罔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遂分，延平之劍，不知何時而再合也。』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久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

知鑽穴之可醜，韞櫝之可佳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牆，自獻卞和之璧。感君不棄，特賜俯從。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歡衽席，永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鄭君鄭君，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箒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而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爲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顧生亦少年標致，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爲壻。是時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之爲掌記云。

剪燈新話卷一

# 剪燈新話

卷二

山陽 瞿佑 宗吉著

##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譔者，剛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必大言折之。所居隣近，有烏老者，家貲巨富，貪求不止，敢爲不義，凶惡著聞。一夕病卒。卒之三日，而再甦。人問其故，則曰：『吾歿之後，家人廣爲佛事，多焚楮幣，冥官喜之，因是得還。』譔聞之，尤其不忿，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污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貧者無貲而抵罪。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曰：

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覆盆。貧者何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惡都無

報，多積黃金遺子孫！

詩成，朗吟數過。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狀貌瘳惡，徑至其前，曰：『地府奉進。』譔大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門。足不履地，須臾已至。見大官府若世間臺省之狀。二使將譔入門。遙望殿上有王者被冕據案而坐。二使挾譔伏於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譔已至。』卽聞王者厲聲曰：『旣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爲狂辭，誣我官府！合付犁舌獄。』遂有鬼卒數人，牽捽令去。譔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譔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乞賜昭鑑！』見殿上有一綠袍秉笏者，號稱明法，稟於王曰：『此人好訐，遽爾加罪，必不肯伏。不若令其供責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譔前，逼其供狀。譔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譔始大悟，卽下筆大書以供曰：

伏以混淪二氣，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數。降自中古，始肇多端。焚幣帛以通神，誦經文以諂佛。於是名山大澤，咸有靈焉。古廟叢祠，亦多主者。蓋以羣生昏墊，衆類冥頑。或長惡以不悛，或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欺貧。上不孝於君親，下不睦於宗黨。貪財悖義，見利忘恩。天門高而九重莫知，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剗燒春磨之獄，具輪迴報應之科。使爲善者勸而益勤，爲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然而威令所行，旣前瞻而後仰，聰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經而免罪。惟取傷弓之鳥，每漏吞舟之魚。賞罰之條，不宜如是。至如譔者，三生賤士，一介窮儒，左枝右梧，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不救命蹇時乖。偶以不平而鳴，遽獲多言之咎。悔噬臍而莫及，恥搖尾而乞憐。今蒙責其罪名，逼其狀伏；批龍鱗，探龍頷，豈敢求生，料虎頭，編虎鬚，固知受禍。言止此矣，伏乞鑒之！



王覽畢，批曰：『令狐謨持論頗正，難以罪加。秉志不同，非可威屈。今觀所陳，實爲有理。可特放還，以彰遺直。』仍命復追爲老置之於獄。復遣二使送謨還家。謨懇二使曰：『僕在人間以儒爲業。雖聞地獄之事，不以爲然。今旣到此。可一觀否？』二使曰：『欲觀亦不難。但稟知刑曹錄事耳。』卽引謨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錄事中坐。二使以謨入白。錄事以朱筆批一帖付之。其文若篆籀不可識。謨出府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巍，黑霧漲天，守衛者甚衆，皆牛頭鬼面，青體紺髮，各執戈戟之屬，或坐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之。卽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剝皮刺血，剔心剜目，叫呼怨痛，宛轉其間，楚毒之聲動地。至一處，見銅柱二，縛男女二人於上。有夜又以刃剖其胸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爲洗滌。謨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爲醫，因療此婦之夫，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原情定罪，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見僧尼裸體，諸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趨趨未肯就者，卽

以鐵鞭擊之，流血狼籍。譔又問其故。曰：『此徒在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守戒律，貪淫茹葷，故令化爲異類，出力以報人耳。』最後至一處，榜曰：『誤國之門。』見數十人坐鐵床上，身具桎梏，以青石爲枷壓之。二使指一人示譔曰：『此卽宋朝秦檜也。謀害忠良，迷誤其主，故受重罪。其餘亦皆歷代誤國之臣也。每一朝革命，卽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飢鷹啄其髓，骨肉糜爛至盡，復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仍復本形。此輩雖歷億萬劫，不可出世矣。』譔觀畢，求回。二使送之至家。譔顧謂曰：『勞君相送，無以爲報。』二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請君勿更爲詩以累我耳。』譔亦大笑。欠伸而覺，乃一夢也。反旦，叩烏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三更逝矣。

##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粗通書史，以端午日入天台山採藥。同行數人，憚於

涉險，中道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翳，進不知止。且誦孫吳公之賦而贊其妙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泉流而界道，誠非虛語也。』更前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投林，進無所抵，退不及還矣。躊躇之間，忽澗水中有巨瓢流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宮梵宇也。』遂沿澗而行。不里餘，至一銜口，以巨石爲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樸，氣質淳厚，石田茅屋，竹戶荆扉，犬吠雞鳴，桑麻掩映，儼然一村落也。見逸至，驚問曰：『客何爲者？焉得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顧不語，漠然無延接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而前，自稱太學陶上舍，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狼之所嗥，魑魅之所遊，日又晚矣。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乃邀逸歸其室。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久矣。未聞有此村落也。敢問。』上舍颯感而答曰：『避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耳。』逸固請其故。始曰：『吾自宋朝已卜居於此矣。』逸大驚

。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丁酉之歲。既長，寓名太學，居率履齋，以講周易爲衆所推。度宗朝，兩冠堂試，一登省薦。方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皇晏駕，太后臨朝。北兵渡江，時事大變。嗣君改元德祐之歲，則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架屋而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但見花開爲春，葉脫爲秋，不知今日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逸曰：『今天子聖神文武，繼元啓運，混一華夏，國號大明，太歲在闕逢攝提格，改元洪武之七載也。』上舍曰：『噫，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爲大明之世也！願客爲我略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三宮遷北。是歲，廣王卽位於海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謚端宗。益王繼立，爲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宋，奄有南北。逮至正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大明肇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歲

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已而山空夜靜，萬籟寂然。逸宿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但神清骨冷，不能成寐耳。明日，殺雞爲黍，以瓦盎盛松醪飲逸。上舍自製金縷詞一闕，歌以侑觴曰：

夢覺黃粱熟，怪人間曲吹別調，棋翻新局。一片殘山并剩水，幾度英雄爭鹿！算到了誰榮誰辱？白髮書生差耐久，向林間嘯傲山間宿；耕綠野，飯黃犢。市朝遷變成陵谷，問東風舊家燕子飛歸誰屋？前度劉郎今尚在，不帶看花之福，但燕麥免葵盈目。羊胛光陰容易過，歎浮生待足何時足？樽有酒，且相屬。

歌罷，復與逸話前宋舊事，疊疊不厭，乃言：『寶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理皇易爲舉首。賈似道當國，造第於葛嶺。當時，有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嶺南縣令，獻孔雀二，置之圃中，見其馴擾可愛，卽除其人爲本郡守。襄陽之圍，呂文煥募人以蠟書告急於朝，並懇於似道曰：『襄陽之圍六年矣。易子而

食，析骸而爨，亡在朝夕。而師相方且鋪張太平，迷惑主聽。一旦虜馬飲江，家國傾覆，師相亦安得久有此富貴耶？』遂扼吭而死。謝堂乃太后之姪，殷富無比。嘗夜宴客，設水晶簾，燒沉香火。以徑尺瑪瑙盤，盛大珠四顆，光照一室，不用燈燭。優人獻誦樂語，有黃金七寶酒甕，重十數斤，卽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后臨朝，夢天傾東南，一人擎之，力若不勝，蹶而復起者三。已而一日墜地。傍有一人捧之而奔。覺而徧訪於朝，得二人焉。厥狀極肖。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江萬里去國，都民送之郭外者以千計，攀轅不忍捨去。城門旣闔，多宿於野。賈似道出督，御白銀鎧，真珠馬鞍；千里馬二，一馱督府之印，一載制書，并隨軍賞格，以黃帕覆之。都民罷市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中謀而不斷，家鉉翁節而不通，張世傑勇而不果，李庭芝智而不達。其最優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歷歷可聽。是夕，逸又宿焉。明旦，告歸。上舍復爲古風一篇以餞行，曰：

建炎南渡多翻復，泥馬逃來御黃屋。盡將舊物付他人，江南自作龜茲國。可憐行酒兩青衣，萬恨千愁誰得知！五國中寒月照，黃龍塞上朔風吹。東窗計就通和好，鄂王賜死斬王老。酒中不見劉四廂，湖上須尋宋五嫂。累世內禪罷言兵，八十餘年稱太平。度皇宴駕弓劍遠，賈相出師笳鼓驚。攜家避世逃空谷，西望端門捧頭哭。毀車殺馬斷來蹤，鑿井耕田聊自足。南隣北舍自成婚，遺風彷彿朱陳村。不向城中供賦役，只從屋底長兒孫。喜君涉險來相訪，問舊頻扶九節杖。時移事變太匆忙，物是人非愈怛悵。感君爲我暫相留，野蔌山肴借獻酬。舍下雞肥何用買，床頭酒熟不須芻。君到人間煩致語，今遇昇平樂安處。相逢不用苦相疑，我輩非仙亦非鬼。

遂送逸出路口，揮袂而別。逸沿途每五十步插一竹枝以記之，到家數日，乃具酒醴，攜肴饌，率家僮輩齋往訪之。則重岡疊嶂，不復可尋，豐草喬林，絕無蹤跡。往來於樵蹊牧徑之間，但聞谷鳥悲鳴，

嶺猿哀嘯而已。竟惆悵而歸。逸念上舍自言生於嘉熙丁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詳雅，止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歟？

###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初，永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風調，善吟詠，爲衆所推許。素聞臨安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赴薦。至則僑居湧金門外，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剎，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靈鷲、石屋之洞，冷泉之亭，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將徧焉。七月之望，於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峰塔下。是夜，月色如晝，荷香滿身，時聞大魚跳躑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遶堤觀望。行至聚景園，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頽毀。惟瑤津西軒巋然獨存。生至



軒下，凭欄少憩。俄見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望之殆若神仙。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爲。美人言曰：『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耳！』行至園北太湖石畔，遂詠詩曰：

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調玉樹，閱舞按梁州。徑狹花迎輦，池深柳拂舟。昔人皆已歿，誰與話風流！

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可復禁。卽於軒下續吟曰：

湖上園亭好，相逢絕代人。嫦娥辭月殿，織女下天津。未領心中意，渾疑夢裏身。願吹鄒子律，幽谷發陽春。

吟已，趨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久，欲自陳敘，誠恐驚動郎君。』生聞此言，審其爲鬼，亦無所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宮人也。年二十三而歿。殯於此園之側。今

晚因往演福訪賈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遲，致令郎君於此久待。』即命侍女曰：『翹翹，可於舍中取裊席酒果來。今夜月色如此，郎君又至，不可虛度，可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攜紫甌餽，設白玉碾花樽，碧琉璃盞，醪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談謔笑詠，詞旨清婉。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柳耆卿望海湖詞。美人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製木蘭花慢一闋，命翹翹歌之，曰：

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攜翠袖，來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歎一場春夢杳難圓。廢港芙蓉滴露，斷隄楊柳搖煙。兩峰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悵別館離宮，煙銷鳳蓋，波沒龍船。平生銀屏金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

歌竟。美人潛然垂淚。生以言慰解。仍微詞挑之，以觀其意。即起謝曰：『殂謝之人，久爲塵土。若得奉侍巾櫛，雖死不朽。且郎君

適聞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鄒子之律，而一發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而出，實本無意，豈料便成語讖。』良久，月隱西垣，河傾東嶺，卽命翹翹撤席。美人曰：『敝居僻陋，非郎君之所處。只此西軒可也。遂攜手而入，假寢軒下。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旦，揮涕而別。至晝，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墓左一小丘，卽翹翹所瘞也。生感歎逾時。迨暮，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晝。故不敢奉見。數日之後，當得無間耳。』自是無夕而不會。經旬之後，白晝亦見。生遂攜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旣奉侍君子，舊宅無人，留其看守耳。』生與之同回鄉里，見親識，給之曰：『娶於杭郡之良家。』衆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慧利，信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於治家，潔於守己。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衆咸賀生得內助。荏苒三歲，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

裝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已閱三秋。今願得偕行以顧視翹翹。』生許諾。遂賃舟同載，直抵錢塘，僦屋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三年前曾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當其期。欲與君同赴聚景，再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垣，蓮開南浦，露柳煙篁，動搖隄岸，宛然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翹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遨遊城郭，首尾三年，已極人間之懽，獨不記念舊居乎？』三人入園，至西軒而坐。美人忽垂淚而告生曰：『感君不棄，侍奉房帷，未遂深歡，又當永別。』生曰：『何故？』對曰：『妾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條律以相從耳。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耳。』生悽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永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當獲戾。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生意稍悟。然亦悲傷感愴。

，徹宵不寐。及山寺鐘鳴，水村鷄唱，急起與生爲別。解所御玉指環繫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分袂而去。然猶頻頻回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肴醴，焚蠶楮於墓下，作文以弔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超羣；稟奇姿於仙聖，鍾秀氣於乾坤。粲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對狐兔之羣奔。落花流水，斷雨殘雲。中原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然而精靈不泯，性識長存。不必仗少翁之奇術，自能返倩女之芳魂。玉匣驂鸞之扇，金泥簇蝶之裙。聲冷冷兮環珮，香靄靄兮蘭蓀。方欲同歡以偕老，奈何旣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襪，赴王母瑤池之樽。卽之而無所覩，扣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傷前事之誰論！鎖楊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靡接，心緒亂而紛紜。謹含

哀而奉弔，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尙饗！

從此遂絕矣。生獨居旅邸，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述之。衆咸歎異。生後終身不娶，入鴈蕩山採藥，遂不復還。

## 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張燈五夜。傾城士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耦，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嫋嫋，迤邐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仰。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卽趨前揖之曰：『徹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卽呼丫鬟曰

：『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旣歿，家事零替。旣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髑髏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旦，詰之。祕不肯言。隣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耗盡，災眚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爲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物色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於長堤之上，高橋之下，訪於居人，詢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

丹燈，燈下立一盟器婢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粟遍體，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隣翁曰：『玄妙觀魏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旦，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爲來此？』生拜於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於門，一置於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不來矣。一月有餘，往袞繡橋訪友。留飲至醉，都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於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卽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卽閉矣。生遂死於柩中。隣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於柩外。請於寺僧



而發之。死已久矣。與女之屍俯臥於內。女貌如生焉。寺僧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十七，權厝於此，舉家赴北，竟絕音耗。至今十二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屍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攜手同行，一丫鬢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痊可。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居四明山頂，考劾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草，驀越溪澗，直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童子調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嚴。衆曰：『某本不知，蓋玄妙魏師所指教耳。』始釋然曰：『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卽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錦襖，金甲雕

戈，皆長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驅之至？』受命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與生并金蓮俱到，鞭箠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以紙筆授之。遂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略於此。

喬生供曰：

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生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旣莫追，悔將奚及！

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隣。六魄雖離，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

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爲骨，染素成胎，墳壠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

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爲妖！

供畢，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祕莫得逃其形，溫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斃，妖豕啼野而齊襄殂。降禍爲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使，十地列罰惡之司。使魍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刹，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附草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晨，嘯於梁而有聲，窺其室而無睹。蠅營狗苟，牛狼狼貪，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尙貪淫，生可知矣！况金蓮之怪誕，假盟器而矯誣。惑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綏而有蕩，鶉奔奔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燒毀

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

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卽見三人悲啼躑躅，爲將吏驅摔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之，則病瘖不能言矣。

### 渭塘奇遇記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土族子，居於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舟過渭塘。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上下相映。白鵝一羣，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斫巨螯之蟹，鱸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蓮塘之藕，松坡之粟。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

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已而酒盡出肆，怏怏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葡萄架。架下鑿池方圓盈丈，甃以文石，養金鯽其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二株，綠蔭婆娑。靠牆結一翠柏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峰，岌然競秀。草則金線綉墩之屬，霜露不變色。窗間挂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斲線香焚之。案上立一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齊楚。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箋四幅。題詩於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師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髮豸，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

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 第三幅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鴛鴦冷。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

### 第四幅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風動簷旌雪花舞。金盤冒冷塑狻猊，綉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遲。妝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香枝。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謔。會宿於寢，雞鳴始覺。乃困臥篷窗紙耳。是後歸家，無夕而不夢焉。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爲吹落梅風數闋，音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花，誤落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

甸指環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扇墜視之無有矣。生大以爲奇。遂效元稹體，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元有種，慧黠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豔胚。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合置千金屋，宜登七寶臺。妖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小小乘油壁，真真醉綵灰。輕塵生洛浦，遠道接天台。放燕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菖蒲難見面，荳蔻易含胎。不待金屏射，何勞玉子裁。偷香渾似賈，待月又如崔。箏許秦宮奪，琴從卓氏猜。簫聲傳縹緲，燭影照徘徊。窗薄涵魚鮑，爐深噴麝煤。眉橫青岫遠，鬢髻綠雲堆。釵玉輕輕製，衫羅窄窄裁。文鴛遊浩蕩，瑞鳳舞毵毹。恨積鮫綃帕，歡傳琥珀盃。孤眠憐月姊，多忌笑河魁。化蝶能通夢，游蜂浪作媒。雕欄行共倚，綉褥坐相偎。啖蔗逢佳境，留環獲異財。綠陰鶯並宿，紫氣劍雙埋。良夜難虛度，芳心未

肯摧。殘妝猶在臂，別淚已凝腮。漏點何須促，鐘聲且莫催。峽中行雨過，陌上看花回。才子能知爾，愚夫可語哉！多生會種福，親得至蓬萊。

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延之入內。生不解意，逡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爲妄，固未之信。今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娶未，又問其門閥氏族。甚喜。卽握生手入內室。至女所居軒下，門窗戶闔，則皆夢中所歷也。草木臺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妝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富，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之去，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女歷敍吹簫之曲，浣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以



問之。彼此大驚，以爲神契。遂與生爲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偕老。可謂奇遇矣！

剪燈新話 卷三

山陽 瞿佑 宗吉著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丙戌，泰州士人何友仁，爲貧窶所迫，不能聊生。因謁城隍祠，過東廡，見一案牒曰：富貴發跡司。友仁禱於神像之前曰：『某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裘，暑一葛，朝晡粥飯一盂，初無過用妄爲之事。然而遑遑汲汲，常有不足之憂。冬暖而愁寒，年豐而苦飢。出無知己之投，處無蓄積之守。妻孥賤棄，鄉黨絕交，困阨艱難，無所控訴。側聞大神主富貴之案，掌發跡之權，叩之卽有聞，求之無不獲。是以不避訶責，冒瀆威嚴，屏息庭前，鞠躬戶下。伏望告以倘來之事，喻以未至之機，指示迷途，提攜晦跡。俾枯魚蒙斗水之活，困鳥托一枝之安。敢不拜賜深恩，仰干洪造！如或前事有定，後路無由，大數

既已難移，薄命終於不遇，亦明望彰報應，使得預知。』禱畢，跼伏案幕之下。是夜，東西兩廡左右諸曹，皆燈燭熒煌，人物駢雜。惟友仁所禱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處暗中，將及半夜。忽聞呵殿之音。初遠漸近。將及廟門，諸司判官，皆趨出迎之。及入，紗籠兩行，儀衛甚盛。府君朝服端簡，登正殿而坐。判官輩參見既畢，皆回局治事。發跡司主者亦自殿上而來。蓋適從府君朝天使回耳。坐定，有判官數人，皆僕頭角帶，服緋綠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理之事。一人曰：『某縣某戶藏米二千石。近因旱蝗相繼，米價倍增。隣境閉糴，野有餓莩，而乃開倉以賑之。但取元價，不求厚利。又爲饘粥以濟貧乏，蒙活者甚衆。昨縣神申上於本司，呈於府君，聞已奏知天庭，延壽三紀，賜祿萬鍾矣。』一人曰：『某村某氏奉姑甚孝。其夫在外，而姑得重痼，醫巫無效。乃齋沐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割股以進。因遂得愈。昨天符行下云：某氏孝通天地，誠格鬼神，令生貴子二人，皆食君祿，光顯其門，終爲命婦以報之。府君下於本司，今已著

之福籍矣。』一人曰：『某姓某官，爵位已崇，俸祿亦厚。不思報國，惟務貪饕。受鈔三百定，枉法斷公事，取銀五百兩，非理害良民。府君奏於上界，即欲加罪。緣本人頗有頑福，故稽延數年，使罹滅族之禍。今早奉命，記於惡簿。惟俟時至耳。』一人曰：『某鄉某甲有田數十頃，而貪縱無厭，務爲兼并。隣田之接壤者，欺其勢孤無援，賤價售之。又不還其直。令其含忿而死。冥府帖本司勾攝入獄。聞已化身爲牛，托生隣家，償其所負矣。』諸人言敘既畢，發跡司判官，忽揚眉盱目，咄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各守其職，各治其事，褒善罰惡，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國統漸變，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問曰：『何謂也？』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所，聞衆聖論將來之事。數年之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當是時也，自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祐，當此塗炭乎？抑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衆皆颯感相顧曰：『非所知也。』遂各散去。友

仁始於案下匍匐而出，拜述厥由。判官熟視良久，命小吏取簿冊至，親自檢閱。謂友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困者。自茲以往，當日勝一日，脫晦向明矣。』友仁願示其詳。乃取朱筆大書一十六字以授之曰：『遇日而康，遇月而發，遇雲而衰，遇電而沒。』友仁置之於懷，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天色已曙。急探懷中，則無有矣。歸而話於妻子以自慰。不數日，郡有大姓傅日英者，延之以訓子弟。月奉束脩五定。家遂稍康。凡居其館數歲。已而高郵張氏兵起，元朝命丞相脫脫統兵討之。大帥達理月沙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公。署隨軍參謀，車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仕於朝，踐歷館閣，翔翔省部，可謂貴矣。未幾，授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能，構於大官，黜爲雷州錄事。友仁憶判官之言，日月雲三字，皆已驗矣。深自戒懼，不敢爲非。到任二年，有事申總府。吏具牘以進。友仁自署其銜曰：雷州路錄事何某。揮筆之際，風吹紙起，於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電字。

。大惡之。亟命易去。是夜，感疾自知不起。處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因詳判官所述衆聖之語，將來之事。蓋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國朝創業淮西，攻鬪爭奪，干戈相尋。沿淮諸郡，多被其禍。死於兵亂者何止三十萬焉。是以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小而一身之榮悴通塞，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耳。

### 永州野廟記

永州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而蔽日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獻於殿下，始克前往。如或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隨皆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適衡州，道由廟下。囊橐貧匱，不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石，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顧，

見甲兵甚衆，追者可千乘萬騎，自分必死。平日能誦玉樞經。事勢既迫，且行且誦，不絕於口。須臾，則雲收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衡州。過祝融峰，謁南嶽祠。思憶前事，具狀焚訴。是夜，夢駃卒來追。與之偕行至大宮殿。侍衛羅列，曹局分布，駃卒引立大庭下。望殿上挂玉柵簾，簾內設黃羅帳，燈燭輝煌，晃若白晝。嚴邃整肅，寂而不譁。應祥屏息俟命。俄一吏朱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旨問與何人有訟？』伏而對曰：『身爲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守分而已，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答威問。』吏曰：『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而白曰：『實以貧故，出境投人。道由永州，過神祠下。行囊罄竭，不能以牲醴祭享，觸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顛踣，幾爲所及。驚怖急追，無處申訴，以致唐突聖靈，誠非獲已。』吏入，少頃復出，曰：『得旨追對。』卽見吏士數人，騰空而去。俄頃押一白鬚老人，烏巾道服，跪於階下。吏宣旨詰之。

曰：『汝爲一方神祇，衆所敬奉。奈何輒以月夜爲人，以其不孝，致此儒士，幾陷死地？貪婪若此，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某實永川野廟之神也。然而廟爲妖蟒所據已有年矣。力不能制，曠職已久。向者驅駕風雨，邀求奠酌，皆此物所爲，非某之過。』吏責之曰：『事既如此，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興妖作孽，無與爲比。社鬼祠靈，承其約束，神蛟毒虺，受其指揮。每欲奔訴，多方拒截，終莫能達。今者非神使來追，亦焉得到此！』卽聞殿上宣旨，令吏士追勘。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衆。吏士雖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捕，不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久之，見數十鬼卒，以大木舁其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置於庭下，若五石釭焉。吏顧應祥令還。欠伸而覺，汗流浹背。事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偶像，蕩然無遺。問於村叟，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殺伐之聲。驚駭叵測。旦往視之。則神廟已爲煨燼，一巨白蛇長數十丈，死於林木之下，而喪其元。其餘蟒虺』



騰蝮之屬無數。腥穢之氣，至今未息。』考其日，正感夢時也。應祥還家，白晝閒坐。忽見二鬼使至前曰：『地府屈君對事。』卽挽其臂以往。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一白衣絳幘丈夫，形狀甚偉。自陳：『在世無罪，爲書生畢應祥往告於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舉族殲夷，巢穴傾蕩，冤苦實甚。』應祥聞言，知爲蛇妖。乃具陳其害人禍物，興妖作怪之事，對辯於鐵籠之下。往返甚苦，終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南嶽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司徵驗其事。已而，衡山府及城隍司回文，與應祥所言略同。方始詞塞。王者大怒，叱之曰：『生旣爲妖，死猶妄訴，押赴酆都，永不出世！』卽有鬼卒數人驅之去。王謂應祥曰：『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畢姓簿籍來，於應祥姓名下，批八字云：『除妖去害，延壽一紀。』應祥拜謝而返。及門而寤，乃曲肱几上耳。

隴西李生，名德逢，年二十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產，爲鄉黨賤棄。天曆間，父友有任桂州監郡者，因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多名山，日以獵射爲事。出沒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爲得所樂。有大姓錢翁者，以貲產雄於郡。止有一女，年及十七，甚所鍾愛，未嘗窺門。雖姻親隣里，亦罕見之。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窗戶闔，扃鑰如故，莫知所從往。聞於官，禱於神，訪於四境，悄無蹤跡。翁念女切至，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荏苒將及半載，竟絕音響。生一日挾鏃持弧出城，遇一麋，逐之不捨。遂越岡巒，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曛黑，又迷來路。彷徨於壠坂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煙昏雲暝，虎嘯猿啼，遠近黯然，若一更之後。遙望山頂，見一古廟。委身投之。至則塵埃堆積，牆壁傾頽，獸蹄鳥跡，交雜於中。生雖甚怖，然無可奈何。少憩廡下，將以待旦。未及瞑目，忽聞傳導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夜，安得有此。疑

其爲鬼神，又恐爲盜劫。乃攀緣欄楣，伏於梁間以窺其所爲。須臾，及門。有二紅燈前導。爲首者頂三山冠，絳帕首，被淡黃袍，束玉帶，逕遽神案而坐。從者十餘輩，各執器仗，羅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狀貌則皆猥穢之類也。生知爲邪魅。取腰間箭，持滿一發，正中坐者之臂。失聲而走。羣黨一時潰散，莫知所之，久之，寂然。乃假寐待旦。則見神座邊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沿路不絕。循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蹤由此而入。生往來穴口顧盼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仞，仰不見天。自分必死。旁邊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幽邃，咫尺不辨。更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榜曰：申陽之洞。守門者數人，裝束如昨夕廟中所覩。見生驚曰：『子爲何人，而遽至此？』生罄折作禮而答曰：『下界凡氓，久居城府，以醫爲業。因乏藥材，入山採拾，貪多務得，進不知止。不覺失足，誤墜於斯。觸冒尊靈，乞垂寬宥。』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問之曰：『汝旣業醫，能爲人治療乎？』生曰：『此分內事也。』守

門者大喜，以手加額曰：『天也！』生請其故。曰：『吾君申陽侯昨因出遊，爲流矢所中，臥病在床。而汝惠然來斯，是天以神醫見貺也。』乃邀生坐於門下，踉蹌趨入，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其主之命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禍及股肱，毒流骨髓，厄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獲賜良劑，是受病者有再生之樂，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死以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及曲房，帷幄衾褥，極其華麗。見一老獼猴偃臥石榻之上，呻吟之聲不絕。美人侍側者三，皆絕色也。生診其脈，撫其瘡，詭曰：『無傷也。予有仙藥，非徒治病，兼可度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今之相遇，蓋亦有緣耳。』遂傾囊出藥，令其服之。羣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拜於前曰：『尊官信是神人，今幸相遇！吾君既獲仙丹永命，吾等獨不得霑刀圭之賜乎？』生遂罄其所齋，徧賜之。皆踴躍爭奪，惟恐不預。其藥蓋毒之尤者，用以淬箭鏃而射鷲獸，無不應弦而倒。有頃，羣妖一時仆地，昏眩無知矣。生顧寶劍懸於石壁，取而

悉斬之。凡戮猴大小三十六頭。疑三女爲妖，欲並除之。皆泣而言曰：『妾等皆人，非魅也。不幸爲妖猴所攝，沉陷坑窞，求死不得。今君能爲妾除害，卽妾再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址，其一卽錢翁之女，其二亦皆近邑良家也。生雖能除去羣妖，然無計以出。憤悶之際，忽有老父數人，不知自何來，皆身被褐裘，長鬚烏啄。推一白衣者居前，向生列拜曰：『吾等虛星之精，久有此土。近爲妖猴所據，力弗能敵，屏避他方。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爲我掃除讎怨，蕩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於袖中出金珠之屬，置於生前。生曰：『若等旣具神通，何乃見欺於彼，自伏孱劣耶？』白衣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諸天，出入自在耳。非若彼之貪淫肆暴，害人禍物。今其稔惡不已，舉族夷滅，蓋亦獲咎於天，假手於君耳。不然，彼之凶邪，豈君所能制耶？』生曰：『洞名申陽，其義安在？』曰：『猴乃申屬，故假之以美名，非吾土之舊號也。』生曰：『此地旣爲

若等故居，予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指引歸途，謝物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晌，即得遂願。』生如其言，耳畔惟聞疾風暴雨之聲。聲止，開目，見一大白鼠在前，羣鼠如豕者數輩從之。旁穿一穴，達於路口。生挈三女以出，逕叩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即納爲壻。其二女之家，亦願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復至其處，求訪路口，則豐草喬林，遠近如一，無復舊蹤焉。

###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爲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稱爲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懵學之輩，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座間皆閣筆。詩曰：

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

簫引鳳凰？

月出天邊水在湖，微欄倒浸玉浮圖。掀簾欲共姮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

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欹。珮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

曲曲欄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凭。夜深風露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

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簪纓族，父亡母存，家貲鉅萬。慕其才色，納福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修，家法甚飭。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未久，趙子有父黨爲吏部尙書，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

君有萬里之行，昔人所謂事主之日多，報親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爲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頽日，不可不早歸耳。』趙子遂卜日爲京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爲太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歌以侑之。其詞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

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至都，則尙書以病免。無所投托，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道其災，虛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因遂不起。臨終，呼愛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皇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罹疾



。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葬於白苧村。既葬，旦夕哭臨靈几前，悲傷過度，爲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丞相檄苗軍帥楊完者爲江浙參政，拒之於嘉興。不戰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爲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以甘言給之，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及矣。乃以綉褥裹屍，瘞於後圃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款，浙省楊參政爲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間關海道，由太倉登岸，逕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於梁，鴉鳴於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知去向。惟中堂巋然獨存。乃灑掃而息焉。明日，行出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呼而問之，備述其詳：則老母辭堂，生妻去世矣。遂引趙子至白苧村其母葬處，指松柏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種植也。』指塋壠而告之曰：『此

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卜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手抹棺櫬，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有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卽遂縊死，就於後圃瘞之矣。『趙子大傷感，卽至銀杏樹下發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撫屍大慟，絕而復甦。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不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原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於圃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卽起祝之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恠一見而敝舊也？』卽聞言曰：『妾卽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耳。』言訖，如有人行，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卽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妝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

，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塋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喜鵲，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旁人話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畫裏，得見崔徽！

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惶怨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塋墓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敘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鶩，家莫能馴。路柳牆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爲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井臼，採掇蘋蘩，嚴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

斯，未嘗窺戶。豈料昊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於四境，長鎗大劍，耀武於三軍。既據李崧之居，又奪韓翊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夫爲人妻妾而背主棄家，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撫慰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猶墮鬼趣？』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卽令往無錫宋家，托爲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一見，以敘懷抱，故遲之歲月耳。今既見君矣，明日卽往降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爲驗。』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款若平生。鷄鳴而起，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此永別矣！』因哽咽佇立。天色漸明，歛然而逝，不復有覩。但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赴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叩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

具述其事，願請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爲親屬。自此往來餽遺，音問不絕云。

###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爲夫婦。』一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

十二闌干七寶臺，春風到處豔陽開。東園桃樹西園柳，何不移教一處栽？

翠翠和白：

平生每恨祝英臺，悽抱何爲不肯開！我願東君勤用意，早移花樹向陽栽。

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爲其議親，輒悲泣

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戶甚不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貧辭，是負其誠志而失此一好因緣也。今當語之曰：寒家有子，粗知詩禮，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生自蓬華，安於貧賤久矣。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吾知擇婿而已，不計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贅之入門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涓日結親。凡幣帛之類，恙鴈之屬，皆女家自備。過門交拜，二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上作臨江仙一闋贈生曰：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塵。 帶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

惜莫嫌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隣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笑輕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二人相得之樂，雖孔翠之在赤霄，鴛鴦之游綠水，未足喻也。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爲其部將李將軍者所擄。至正末，士誠闢土益廣，跨江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願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求訪其妻，誓不見則不復還。行至平江，則聞李將軍見於紹興守禦。及至紹興，則又調屯兵安豐矣。復至安豐，則回湖州駐扎矣。生來往江淮，備經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此心終不少懈。草行露宿，焉乞於人，謹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威焰赫奕。生佇立門牆，躊躇窺俟。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闖者怪而問焉。生曰：『業淮安

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是以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闍者曰：『然則，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干？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闍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其齒如汝所言。識字善爲詩，性又通慧。本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吾將告於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卽命內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旣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爲之所。』卽出新衣一襲，令服之。並以帷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爲業，以書爲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蓋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



『吾自少失學，乘亂偃起，方嚮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啓推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爲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爲求妻而來。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邃，內外隔絕。但欲一達其意，而終無便可乘。荏苒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爲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霧閣雲窗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圓！

詩成，書於片紙，折布裘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曰：『天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縫紆之。將以禦寒耳。小豎如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折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爲一詩，亦縫於內，以付生。詩曰：

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長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綠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誰知也到儂！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沉痼。翠翠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翠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衾席，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入載；流離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免於他鄉作孤魂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旣滅，翠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爲業，路經湖州，過道場山下。見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翠與金生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歿，及鄉井舊事。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亂，我爲李將軍所擄。郎君遠

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於此耳。』僕曰：『予今還淮安，娘子可修一書以報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羹茗溪之鮮鱖，以爲程酒出飲之。明旦遂修啓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曩者漢日將頽，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入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辰易邁，傷青鸞之伴木鷄；怨偶爲仇，懼烏鴉之打丹鳳。雖應酬而爲樂，終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閣而放妓。蓬島踐當時之約，瀟湘有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尙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豈期璧返而珠還。殆同玉簫女兩世因緣，難比紅拂妓

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繾綣；托魚腸而傳尺素，謹致丁寧。未奉甘旨，先此申覆。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卽賃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吳興。至道場山下疇昔留宿之處，則荒煙野草，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屋宇，乃東西兩墳耳。方疑訪問，適有野僧扶錫而過。叩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娘之墳耳。豈有人居乎？』大驚。取其書而視之，則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爲國朝所戮，無從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賺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至此，而汝藏蹤祕跡，匿影潛形。我與汝生爲父子，死何間焉！汝如有靈，毋吝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宿於墳。以三更後，翠翠與金生拜跪於前，悲號惋轉。父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兵興屬郡。不能效竇氏女之烈，乃致爲沙吒利之驅。忍恥偷生，離鄉去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駟僮之下材。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不言之婦。叫九閻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棄舊

恩，特勤遠訪。託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仇儷之情，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含冤而繼殞。欲求祔葬，幸得同歸。大略如斯，微言莫盡。』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還家，以奉我耳。今汝已矣，將取汝骨遷於先壠，亦不虛行一遭也。』復泣而言曰：『妾生而不幸，得不視膳庭闈，歿且無緣，不得首丘塋壠。然而地道尙靜，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况溪山秀麗，草木榮華，旣已安焉，非所願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酒奠於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過者，指爲金翠墓云。

剪燈新話 卷四

山陽 瞿佑 宗吉著

龍堂靈會錄

吳江有龍王堂，堂蓋廟也。所以奉事香火，故謂之堂。或以爲石崖陡出若塘岸焉，故又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吳淞而右太湖，風濤險惡，衆水所匯。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夙著靈異，具載於范石湖所編吳郡志。元統間，聞人子述者，以歌詩鳴於吳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挂，乃白龍也。鬚鬣下垂，如一玉柱，鱗甲照曜，如明鏡數百片，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而沒。子述自以爲平生奇觀，莫之能及。雨止，登廟。周覽旣畢，乃題古風一章於廡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棟宇青紅照江渚。歲時奉事孰敢違，求晴得晴雨得雨。平生好奇無與侔，訪水尋山遍吳楚。扁舟一葉過垂

虹，濯足滄浪浣塵土。神龍有心慰勞苦，變化風雲快觀覩。鬚尾蜿蜒玉柱垂，鱗甲光芒銀鏡舞。村中稽首朝翁姥。船上燃香拜商賈，共說神龍素有靈，降福除災敢輕侮。我登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龍應許。汲挽湖波作酒漿，採掇江花當肴脯。大字淋漓寫庭戶，過者驚疑居者怒。世間不識謫仙人，笑別神龍指歸路。

題畢，回舟，臥於篷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施禮於前曰：『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水府，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相及也。雖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毋苦。但請瞑目，少頃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水聲。久之，漸止。開目，則見殿宇崢嶸，儀衛森列，寒光逼人，不可睇視。真所謂水晶宮也。王聞其至，冠服劍珮而出，延之上堦，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勢又妙。廟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酬。』坐未定，闈者傳言客至。王遽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入。其一

高冠巨履，威儀簡重。其一烏帽青裘，風度瀟灑。其一則葛巾野服而已。分次而坐。王謂子述曰：『君不識三客乎？乃越范相國，晉張使君，唐陸處士耳。世所謂吳地三高是也。』王對三客言子述題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贊不已。王曰：『詩人遠臨，貴客偕至，賞心樂事，不期而同。』卽命左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之物，飲饌之味，皆非人世所有。酒至，方欲飲。闈者奔入曰：『吳大夫伍君在門。』王急起迎之。旣入，范相國猶據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然變色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吾乃吳國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讎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高爲目。立亭館以奉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上座。曩日吞吳之恨，寧忍忘之耶？』卽數范相國曰：『汝有三大罪，而人罔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欺世而盜名。吾今爲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不得隱矣！』相國默然，請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讎，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之。何至假負薪之女，爲誨淫之事，出此鄙計，不以爲慙。吳旣已亡，又



不能除去尤物，反與共載而去。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高潁違令而誅麗華。以此方之，孰得孰失？是謀國之不臧也。既已滅吳，以勾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子可以去矣。夫自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蕭何之追韓信，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位，本求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欲何爲哉！昔魯仲連辭金而不受，張子房辟穀而遠引。以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安得居吾之上乎？』相國面色如土，不敢出聲。久之，乃曰：『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事。』伍君曰：『吾以家族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又能爲夫差復父之讎。則孝爲有餘矣。事吳至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遭屬鏤之慘，終無怨詞，則忠爲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料沼吳之禍，而爲身後之

憂，則智爲有餘矣。使吾尙在，則會稽之棲，不可以復振；攜李之戰，不可以詭勝；而越之君臣將不暇於朝食，又焉能得志於吾國乎？蓋嘗論之。吳之亡不在於西子之進，而在於吾之被讒。越之霸不在於種蠡之用，而在於吾之受戮。吾若不死，則苧蘿之姝，適足爲後宮之娛；榮楯之華，適足爲前殿之誇；姑蘇之臺，麋鹿豈可得遊；至德之廟，禾黍豈至於遽生哉！惟自殘其骨體，自害其股肱，故讎人得以乘其機，敵國得以投其隙。蓋有幸而然耳。豈子代國之功，謀國之策乎？

『相國辭塞，乃虛位以讓之。伍君遂據其上，相國居第二位。第三第四位則張使君，陸處士。子述居第五。王坐於末席。已而酒行樂作。王請坐客各賦詩歌以爲樂。伍君乃左撫劍，右擊盤，朗朗而作歌曰：

駕鯨鯨之長舟兮，覽吳會之故都。悵館娃之無人兮，麋鹿遊於姑蘇。憶吳子之驟強兮，蓋得人以爲任。戰柏舉而入楚兮，盟黃池而服晉。何用賢之不終兮，乃自壞其長城。迫角東而乞死兮，始躑躅而哀鳴。泛鷗夷於江中兮，驅白馬於潮頭。晒胥山

之舊廟兮，挾天風而遠遊。龍宮鬱其嵯峨兮，水殿開而宴會。日既吉而良辰兮，接賓朋之冠珮。奠椒漿而酌桂醕兮，擊金鐘而戛鳴球。湘妃漢女出歌舞兮，瑞霧靄而祥煙浮。夜迢迢而未央兮，心搖搖而易醉。撫長劍而作歌兮，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氣。

歌竟，范相國持盃而詠詩曰：

霸越平吳，扁舟五湖。昂昂之鶴，泛泛之鳧。功成身退，辭榮避位。良弓旣藏，黃金曷鑄！萬歲千秋，魂魄來遊。今夕何夕，於此淹留！吹笙擊鼓，羅列樽俎。妙女嬌娃，載歌載舞。有酒如河，有肉如坡。相對不樂，日月幾何？金樽翠爵，爲君斟酌。後會未期。且此歡譔。

張使君亦倚席而吟詩曰：

驅車適故國，挂席來東吳。西風旦夕起，飛塵滿皇都。人生在世間，貴乎得所圖。問渠華亭鶴，何似松江鱸？豈意千年後，

高名猶不孤。鬱鬱神靈府，濟濟英俊徒。華筵列玳瑁，美醞傾醍醐。妙舞躡珠履，狂吟扣金壺。顧余復何人？亦得同歌呼。作詩記勝事，流傳徧江湖。

陸處士遂離席而陳詩曰：

生計蕭條具一船，筆床茶竈共周旋。但籠甫里能言鴨，不釣襄江縮項鱸。鼓瑟吹笙傳盛事，倒冠落珮預華筵。何須溫嶠燃犀照，已被旁人作話傳。

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作屋瓦，白玉爲門樞。屏開玳瑁甲，檻植珊瑚珠。祥雲瑞靄相扶輿，上通三光下八區。自非馮夷與海若，孰得於此久躊躇！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冠冕聚。忙呼玉女捧牙盤，催喚神娥調翠釜。長蛟鳴，巨蛟舞，鼉吹笙，鼉擊鼓。驪領之珠照樽俎，緞鬚之簾挂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宮商響切逼雲霄。湘妃姊妹撫瑤

瑟，秦家公主來吹簫。麻姑碎擘麒麟脯，洛妃斜拂鳳凰翹。天吳紫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胥山之神余所慕，會謁神祠拜神墓。相國不改古衣冠，使君猶存晉風度。座中更有天隨生，口食杞菊骨骼清。平生夢想不可見，豈期一旦皆相迎。主人靈聖尤難測，驅駕風雲歸頃刻。周遊八極隘四溟，固知不是池中物。鯁生何幸得遭逢，坐令槁朽生華風！待以天廚八珍之異饌，飲以仙府九醞之深鐘。唾壺缺，塵柄折，醉眼生花雙耳熱。不來洲畔採明珠，不去波間摸明月，但將詩句寫鮫鱗，留向龍宮記奇絕。

歌詠俱畢，觥籌交錯。但聞水村喔喔晨雞鳴，山寺隆隆曉鐘擊。伍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以紅珀盤捧照乘之珠，碧瑤箱盛開水之角，餽贈於子述，命使送還。抵舟，則東方洞然，水路明朗。乃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

##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敬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亦以膽氣許之。至元丁丑，僑居上蔡之東門。有故之近村。時兵燹之後，蕩無人居。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古柏林，卽投身而入。倚樹少憩。鴝鵒鳴其前，豺狐嗥其後。頃之，有羣鴉接翅而下。或跋一足而啼，或鼓雙翼而舞。叫噪怪惡，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屍，僵臥左右。陰風颯颯，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羣屍環起。見大異在樹下，踴躍趨附。大異急攀緣上樹以避之。羣屍環繞其下，或嘯或詈，或坐或立，相與大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穿漏。見一夜叉自遠而至，頭有二角，舉體青色。大呼闊步，逕至林下。以手撮死屍，摘其頭而食之，如噉瓜之狀。食訖，飽臥。鼾睡之聲動地。大異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樹迸逸。行不百步，則夜叉已在後矣。捨命而奔，幾爲所及。

遇一廢寺，急入投之。東西廊皆傾倒。惟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甚偉。見佛背有一穴。大異計窮，竄身入穴，潛於腹中。自謂得所托，可無虞矣。忽聞佛像鼓腸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點心，不用食齋也！』卽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爲門限所礙，蹶然仆地，土木狼籍，胎骨糜碎矣。大異得出，猶大言曰：『胡鬼弄汝公，反自掇其禍！』卽出寺而行。遙望野中，燈燭熒煌，諸人揖攘而坐。喜甚，馳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者也。有頭者則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此酣暢，此人大膽，敢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爲脯截耳。』卽踉蹌哮吼，或搏牛糞而擲，或攫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以趁之。前阻一水，大異亂流而渡。諸鬼至水，則不敢越。驀及半里，大異回顧，猶聞諠譁之聲，靡靡不已。須臾，月墮，不辨蹊徑，失足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鬼谷也。寒沙眯目，隱氣徹骨。羣鬼萃焉。有髮赤而雙角者，綠毛而兩翼者，烏啄而獠牙者，牛頭而獸面者，皆身如藍靛，口吐火焰。見大異

至，相賀曰：『讎人至矣！』卽以鐵紉繫其頸，皮縛拴其腰，驅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卽在世不信鬼神，凌辱吾徒之狂士也。』鬼王怒責之曰：『汝具五體而有知識，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孔子聖人也，猶曰敬而遠之。大易所謂載鬼一車，小雅所謂爲鬼爲蜮。他如左傳所紀，晉景之夢，伯有之事，皆是物也。汝爲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侮久矣！今幸相遇，吾烏得而甘心焉。』卽命衆鬼卸其冠裳，加以捶楚。流血淋漓，求死不得。鬼王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髻乎？汝欲身長三丈乎？』大異念泥豈可爲髻。因願身長三丈。羣鬼卽摔之於石床之上，如搓粉之狀。衆手翻覆而按摩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裊裊如竹竿焉。衆笑辱之，呼爲長竿怪。王又謂之曰：『汝欲煮石成汁乎？汝欲身矮一尺乎？』大異方苦其長，不能自立，卽願身矮一尺。羣鬼又驅至石床上，如按麵之狀，極力一捺，骨節磔磔有聲。乃擁之起，果一尺矣。團團如巨蟹焉。衆又笑辱之，呼爲彭蜞怪。大異蹣跚於地，不勝其苦。旁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



平日不信鬼怪，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於衆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矣。可憐許，請宥之！』卽以兩手提挈大異而抖擻之。須臾復故。大異求還。諸鬼曰：『汝旣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有一物相贈。所貴人間知有我輩耳。』老鬼曰：『然則，以何物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撥雲之角。』卽以兩角置於大異之額，岌然相向。一鬼曰：『吾贈以哨風之嘴。』卽以一鐵嘴加於其唇，尖銳如鳥啄焉。一鬼曰：『吾贈以朱華之髮。』卽以赤水染其髮，皆鬚鬣而上指，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卽以二青珠嵌於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自珍重。向者羣小溷瀆，幸勿記懷也。』大異雖得出。然而頂撥雲之角，戴哨風之嘴，被朱華之髮，含碧光之睛，儼然成一奇鬼。到家，妻孥不敢認；出市，衆共聚觀，以爲怪物。小兒則驚啼而逃避。遂閉戶不食，憤懣而死。臨死，謂其家曰：『我爲諸鬼所困，今其死矣！可多以紙筆置柩中，我將訟之於天。數日之內，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可瀝酒而賀我矣。』

言訖而逝。過三日，白晝風雨大作，雲霧四塞，雷霆霹靂，聲振寰宇。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經宿始霽。則所墮之坑，陷爲一巨澤，瀰漫數里，其水皆赤。忽聞柩中作語曰：『訟已得理！諸鬼皆夷滅無遺！天府以吾正直，命爲太虛殿司法。職任隆重，不復再來人世矣。』其家祭而葬之。盼蠻之間，如有靈焉。

### 修文舍人傳

夏顏字希賢，吳之震澤人也。博學多聞，性氣英邁，幅巾布裘，遊於東西兩浙間。喜慷慨論事，疊疊不厭。人每傾下之。然而命分甚薄，日不暇給。嘗喟然長歎曰：『夏顏，汝修身謹行，奈何不能潤其家乎？』則又自解曰：『顏淵困於陋巷，豈道義之不足也？賈誼屈於長沙，豈文章之不贍也？校尉封拜而李廣不侯，豈智勇之不逮也？侏儒飽死而方朔苦飢，豈才藝之不敏也？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吾知順受而已，豈敢非理妄求哉！』至正初，客死潤州，葬於北固山下。

友人有與之契厚者，忽遇之於途。見顏驅高車，擁大蓋，峨冠曳珮，如侯伯狀。從者各執其物，呵殿而隨護，風彩揚揚，非復往日。投北而去。友人不敢呼之。一日，早作，復遇之於里門。顏遽舉帷下車而施揖曰：『故人安否？』友人遂與敝舊。執手款語，不異平生。乃問之曰：『與君隔別未久，而能自致青雲，立身要路，車馬僕從，如此之盛，衣服冠帶，如此之華，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不勝健羨之至！』顏曰：『吾今隸職冥司，頗極清要。故人下問，何敢有隱。但途路之次。未暇備述。如不相棄。可於後夕會於甘露寺多景樓，庶得從容時頃，少敘闊闊。不知可乎？望勿以幽冥爲訝而負此誠約也。』友人許之。告別而去。是夕，攜酒而往。則顏已先在。見其至。喜甚，迎謂曰：『故人真信士，可謂死生之交矣！』乃言曰：『地下之樂，不減人間，吾今爲修文舍人，顏淵，卜商舊職也。冥司用人，選擇甚精，必當其才。必稱其職，然後官位可居，爵祿可致。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可以門第而進，可以外貌而濫充，可以虛名而躡取也。試

與君論之。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間，秉筆中書者，豈盡蕭曹丙魏之徒乎？提兵闔外者，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館閣摛文者，豈皆班揚董馬之輩乎？郡邑牧民者，豈皆龔黃召杜之儔乎？騏驥伏鹽車而駑駘厭芻豈，鳳凰棲枳棘而鷓鴣鳴戶庭，賢者槁項黃馘而死於下，不賢者比肩接跡而顯於世。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正坐此也。冥司則不然。黜陟必明，賞罰必公。昔日負君之賊，敗國之臣，受穹爵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善之家，修德之士，阨下位而困窮途者，至此必蒙其福。蓋輪迴之數，報應之條，至此而莫逃矣。』遂引滿而飲，連舉數觥，凭欄觀眺，口占律詩二章，吟贈友人曰：

笑拍闌干扣玉壺，林鴉驚散渚禽呼。一江流水三更月，兩岸青山六代都。富貴不來吾老矣，幽明無間子知乎？傍人若問前程事，積善行仁是坦途。

滿身風露夜茫茫，一片山光與水光。鐵甕城邊人翫月，鬼門關外客還鄉。功名不博詩千首，生死何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

意，清談終夕據藤床。

吟訖，搔首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僕在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然而著成集錄，不下數百卷，作爲文章，將及千餘篇，皆極深研，幾盡意而爲之者。奄忽以來，家事零替，內無應門之童，外絕知音之士。盜賊之所攘竊，蟲鼠之所毀傷，十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才爲念，恤交爲心，捐季子之寶劍，付堯夫之麥舟，用財於富行，施德於不報，刻之桐梓，傳於好事，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興言及此，慚愧何勝！』友人許諾。顏大喜，捧觴拜獻，以致丁寧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訪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汲古錄，通玄志等書，亟命工鏤版，鬻之於肆，以廣其傳。顏復到門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吉凶禍福，皆前期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顏來訪問。因謂曰：『僕備員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冥間最重此職，得之甚難。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欲之，當與盡』

力。所以汲汲於此者，蓋欲報君鏤版之恩耳。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欣然許之。遂處置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山水。天歷間，卜居鑑湖之濱，誦：『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櫂，風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盟鷗沙際。或蘋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湖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而樵翁耕叟漁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焉。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金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唱，應答於洲渚之間。令言臥舟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織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飄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舟

忽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令言莫測。須臾，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田湛湛，琪花瑤草生其中，如銀海洋洋，異獸神魚泳其內，烏鴉羣鳴，白榆亂植。令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岌然，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被冰綃之衣，曳霜紈之帔，戴翠鳳步搖之冠，躡瓊紋九章之履。侍女二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玉環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側，謂令言曰：『處士來何遲？』令言拱而對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鳥。素乏誠約，又昧平生，何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我乎？所以奉邀至此者，蓋以卿夙負高義，久存碩德，將有誠悃，藉卿傳之於世耳。』乃請令言登岸，邀之入門。行數十步，見大殿，榜曰：天章之殿。殿後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屏，鋪玉華簾，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鈎挂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毯二枚，蘭麝之氣，芬芳觸鼻，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地乎？卽人世所謂天河。妾乃織女之神也。此去塵間乃八萬餘里矣。』

『令言離席而言曰：『下界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詳聞，以釋塵慮。』仙娥乃低首斂躬，端肅而致詞曰：『妾乃孫靈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羣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污辱之名。開其源者齊諧多詐之書，鼓其波者楚俗不經之語，傅會其說而倡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潛七夕之詠。強詞雄辯，無以自明。鄙語邪言，何所不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曰：『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爲牽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有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似此者不一而足，褻侮神靈，罔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令言對曰：『鵲橋之會，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審其妄矣。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會，后土靈仇之事，湘靈冥會之詩，果有之乎，抑未然乎？』仙娥憮然



曰：『嫦娥者，月宮仙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神實佐之。而湘靈者，堯女舜妃。是皆聖賢之裔，貞烈之倫，烏有如世俗所謂哉！菲若上元之降封陟，雲英之遇裴航，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配文簫，情慾易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題峽之句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夫日月兩曜，混淪之際，開闢之初，既已具矣。豈有弄妻之說，竊藥之事，而妄以孤眠孀宿侮之乎？雲者，山川靈氣；雨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玉之謬，輒指爲房帷之樂，譬之衽席之歡？慢神瀆天，莫此爲甚！湘君夫人，帝舜之配，陟方之日，蓋已老矣。李羣王者，果何人歟？敢以淫邪之詞，溷於黃陵之廟曰：「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奇遇，引歸其身。誕妄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敢明斥則天之惡，故假此以諷示之。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韋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欲界諸天，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

樂地，何至造述鄙猥，誣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卿至世，悉爲白之。毋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黃口之讒，青蠅之玷也。」令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誑，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知其僞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將信然歟？抑妄談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先生乃玉府仙曹，暫謫人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異物。豈常人之可比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烏得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託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瀾洶湧。一飯之頃，却回舊所，則淡霧初生，大星漸落，鷄三鳴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示焉。撫翫移時，改容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蔥蔥而起；以塵掩之，自然飛揚而去。以爲幄帳，蚊蚋不敢入；以爲衣帔，雨雲不能濡。隆

冬御之，不必挾纈而燠；盛夏張之，不必乘風而涼。其蠶蓋扶桑之葉所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何從得此？』令言祕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短棹，長遊不返。後二十年，有遇之於玉笥峰者，顏貌紅澤，雙瞳湛然，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 綠衣人傳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間，遊學至於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卽宋賈秋壑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雖不盛妝濃飾，而姿色過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耳。』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相親昵。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

女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爲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蓋冥數當然，夙緣未盡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曰：『兒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某年十五，以某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瑇瑁脂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讒於

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若是，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弈，教之弈，盡傳其妙。凡平日以某稱者，皆不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所目擊者，歷歷甚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諸姬皆侍。適二人爲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納聘。』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貨之。太學有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齏。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藜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  
自害蒼生。

秋壑見之，捕得。遭遠竄。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未有一  
道士，衣裾藍縷，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  
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悉力舉之，不動。  
啓於秋壑，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  
在漳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漳州之意。嗟乎，孰知  
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梢人泊舟蘇隄，時方盛暑，臥於舟尾，  
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  
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  
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二尺餘，  
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  
吾今日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  
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

何時？」女曰：『三年耳。』源固未之信。及期，臥病不起。源爲之迎醫。女不欲，曰：『曩固已與君言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卽以手握源臂而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於茲，志願已足。請從此辭，毋更以爲念也！』言訖，面壁而臥。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爲治棺槨而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耳。乃虛葬於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寺出家爲僧，終其身云。

## 附錄

###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宦遊姑蘇，僑居烏鵲橋。其隣則弘農楊

氏第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娶於商，其孫女名采采，與生中表兄妹也。浦城已歿。商氏尙存。生少年，氣稟清淑，性質溫粹，與采采俱在童丱。商氏卽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采采共戲於庭，爲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采采謂曰：『汝宜益如進脩。吾孫女誓不適他族，當令事汝以續二姓之親，永以爲好也。』女父母樂聞此言，卽欲歸之。而生嚴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俟他日。生女因商氏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遇中秋夕，家人會飲沽醉。遂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桂樹，垂蔭婆娑，花方盛開，月色團圓，香氣穠馥。生女私於其下語心焉。是後，女年稍長，不復過宅。每歲節伏臘，僅以兄妹禮見於中堂而已。閨閣深邃，莫能致意。時桂始開，女以折花爲名，以碧瑤牋書絕句二首，令侍婢秀香持以授生，屬生繼和。詩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幾度風吹到綉房。自恨人生不如樹，朝朝腸斷屋西牆！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慙歎種兩株。願得他年如此樹，錦裁步障護明珠。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奉答，付婢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猶有餘香在舊袍。記得去年攜手處，秋香亭上月輪高。

高栽翠柳隔芳園，牢織金籠貯彩鴛。忽有書來傳好語，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慕其色而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有二詩，失喜欲狂。但翹首企足以待結褵之期，不計其他也。女後以多情致疾。恐生不知其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題絕句於上，令婢持以贈生。詩曰：

羅帕薰香病裏頭，眼波嬌溜滿睂秋。風流不與愁相約，纔到風流便有愁。

生感歎再三，未及酬和。適高郵張氏兵起，三吳擾亂。生父挈家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避亂。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

十載。吳元年，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歿，獨奉母居錢塘故址。遣舊使者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辰年適太原王氏，有子矣。蒼頭回報。生雖悵然絕望，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以導達其情。遂市翦綵花二盞，紫綿脂百餅，遣蒼頭齎往遺之。恨其負約，不復致書，但以蒼頭已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覘其情。王氏亦金陵巨室。開綵帛鋪於市。適女垂簾獨立。見蒼頭趨起於門，遽呼之曰：『得非商兄家舊人耶？』卽命之入。詢問動靜，顏色慘阻。蒼頭以二物進。女怪其無書。具述生意以告。女吁嗟抑塞，不能致辭。以酒饌待之。約其明日再來敘話。蒼頭如命而往。女剪烏絲襪修簡遺生曰：

伏承來使，具述前因。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傷小亡，弱肉強食。荐遭禍亂，十載於此。偶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竄，左右逃遁。祖母辭堂，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慮行露之沾濡。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絕；欲徑行小諒，則溝瀆莫知。不幸委身從人，延命度日。願伶俜

之弱質，值屯蹇之衰年。往往對景關情，逢時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爲笑懽；而岑寂之中，不勝傷感。追思舊事，如在昨朝。華翰銘心，佳音屬耳。半衾未煖，幽夢難通。一枕纔歇，驚魂又散。視容光之減舊，知慟悵之因耶。悵後會之無由，歎今生之虛度！豈意高明不棄，撫念過深。加沛澤以滂施，回餘光以返照。採葑菲之下體，記蘿葛之微蹤。復致耀首之華，膏唇之飾，衰容頓改，厚惠何施！雖荷恩私，愈增慚愧！而况邇來形銷體削，食減心煩，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之如寄。兄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去，尙何矜恤之有焉！倘恩情未盡，當結伉儷於來生，續婚姻於後世耳。臨楮嗚咽，悲不能禁。復製五十六字，上瀆清覽。苟或察其辭而恕其意，使篋扇懷恩，緜袍戀德，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詩云：

好因緣是惡因緣，只怨干戈不怨天。兩世玉簫猶再合，何時金鏡得重圓？彩鸞舞後腸空斷，青雀飛來信不傳。安得神靈如倩

女。芳魂容易到君邊！

生得書，雖無復致望，猶和其韻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舊因緣，長記中秋半夜天。鴛枕沁紅妝淚濕，鳳衫凝碧唾花圓。斷絃無復鸞膠續，舊盒空勞蝶使傳。惟有當時端正月，清光能照兩人邊。

併其書藏巾笥中。每一覽之，輒寢食俱廢者累日。蓋終不能忘情焉耳。生之友山陽瞿佑備知其詳。既以理論之，復製滿庭芳一闋，以著其事。詞曰：

月老難憑，星期易阻，御溝紅葉堪燒。辛動種玉，擬弄鳳凰簫。可惜國香無主，零落盡露蘂煙條。尋春晚，綠陰青子，鷓鴣已無聊。藍橋雖不遠，世無磨勒，誰盜紅綃！悵歡蹤永隔，離恨難消！回首秋香亭上，雙桂老，落葉飄飄。相思債，還他未了，腸斷可憐宵！

仍記其始末，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則章臺柳折

「佳人之恨無窮，仗義者聞之，則茅山藥成，俠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終如此而已也！」



剪燈餘話目次

卷一

長安夜行錄	一
聽經猿記	七
月夜彈琴記	一五
何思明遊豐都錄	二九
兩川都轄院志	三七

卷二

連理樹記	四三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一
青城舞劍錄	六三
秋夕訪琵琶亭記	六九

剪燈餘話 目次

鸞鸞傳

二

七九

剪燈餘話 卷一

廬陵 李昌祺編撰

長安夜行錄

洪武初，湯公銘之與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學問淵源，政事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秦邸之國，湯公拜右輔，文公拜左輔，隨從以行。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關中又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二公導翊之暇，惟從容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相舍。一日，文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徒幸無案牘之勞，且有休退之日，登高能賦，此其時乎？』府僚洛陽巫馬期仁對曰：『長陵安陵陽陵平陵皆在渭北咸陽原上。高十二丈百二十七步。惟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其形方正，狀類覆斗；陵東爲衛將軍青墓；又少東爲霍去病墓，所謂象祁連山者；西北，爲公孫弘墓；



西一里爲李夫人墓；山川雄秀，與他處異。公若欲遊，宜先於是。且興平去此十八里，一日可到。』二公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十日也。暨歸，至半途，期仁馬乏，追公不及，因緩轡徐行，不覺暝矣；路遙天黑，將近二更，禽鳥飛鳴，狐兔衝斥，心甚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隱有火光，意謂人家不遠，策馬以進。至則果民舍也。雙戶洞開，燈猶未滅。期仁下馬，拴於庭樹之上，入坐客次，良久寂然，不敢叩門；惟屢警效，使其家知之。少頃蒼頭自便戶出，問客何來。期仁以實告。蒼頭唯唯而去。未幾主人出，乃一少年，韋布脩然，狀貌溫粹，揖客與語，言辭簡當，問勞而已。茶罷，延入中堂，規制幽雅可愛，花卉芬芳，几席雅潔。坐定，少年呼其妻出拜，視之國色也，年二十餘，靚妝常服，不屑朱鉛，往來於香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姝神女。期仁私念彼尋常人，而妻美若此，必怪也；亦不敢問。逡巡，設酒饌，杯豆羅列。雖不甚豐腆，而奇美精緻，迥非人間飲食。少年相勸，意甚殷勤。酒半，夫妻俱起拜曰：『公貴人，前

程遠大，某有少懇，欲託公以白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爲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唐人，處此已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公臨降，殆天意歟？某白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則言之。』妾夫開元間長安鬻餅師也。讓皇帝爲寧王時建第興慶坊，吾家適近王邸。妾夫故儒者，知有安史之禍，隱於餅以自晦。妾亦躬操井臼，滌器當壚，不敢以爲恥也。王過見而悅之。妾夫不能庇其伉儷，遂爲所奪。從入邸中，妾卽以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百端，莫之顧也。一夕召妾，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奈何，叱遣歸家。當時史官旣失妾夫婦姓名，不復登載；惟本事集云：「唐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美，王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淚下如雨，王憫而還之。」殊不知妾入王宮中，首尾只一月，而謂經歲。妾求死而得出，而謂召之使見。王實未嘗問妾，亦未嘗召妾夫至也。厚誣若此，何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

客有賦餅師婦吟，詠妾事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至有句云：「當時夫壻輕一諾，金屋茆簷兩迢遞；」嗚呼！回思爾時，事出迫奪，薰天之勢，妾夫尙敢喘息耶！今以輕一諾爲妾夫罪，豈不寃哉？所謂有懇託公者此也。」期仁曰：「若爾守義，實爲可嘉，正須直筆，以勵風俗。而使之昧昧無聞，安得不飲恨於九原，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濫以文辭稱，當爲子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謬於見聞，一旦釐正，不免人疑，願得子姓字，以補史氏之缺可乎？」少年愀然不樂！曰：「若顯余姓名人間，則負愧愈無盡矣，非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以前所云者，辯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王明炳機先，固讓儲副，號稱宗英，乃亦爲是不道耶！」少年曰：「此是其常態，尙足怪乎？然在當時諸王中，最爲讀書好學，雖其負恃恩寵，昧於自見。然見余拙婦以禮自持，終不忍犯。其他宗室所爲，猶不足道。若岐王進膳，不設几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置兩手於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

。薛王則刻木爲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紛紜，歌舞雜選。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漆，事畢復明，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奢淫，滅棄禮法，設若墮其手中，寧復得出！則王之賢又不可不知也。』酒罷，夫婦各贈一詩，其夫詩云：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混屠販兒；乍可無營坐晦跡，不說有學行求知；四時活計看爐鑿，八節歡情對酒卮；紫糖旋瀉光滴乳，白麵新和軟截脂；大堪納吉團遮管，小可充盤圓疊棋。火中幻出不虧缺，素手纖纖擎日月；漢賢逃難親曾賣，（後漢趙岐逃難北海賣餅自活）今我和光還自匿；室中萊婦知同調，窗下孺仲敦高節；自從結髮共糟糠，長能舉案供薇蕨；怡怡伉儷真難保，布服荆釵有人悅；樂昌明鏡一朝分，奉倩寸腸中夜絕。內家非是少明眸，外舍寒微豈好逑；（宋明帝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皇后以扇障面帝大怒曰外舍寒氣欲共同樂何得不觀后

謝曰外舍之樂雅異於此。寶位鴻圖既云讓，柳姿蒲質底須留；貧賤只知操井臼，凡庸未解事王侯；去劍俄然得再合，覆流信矣可重收；願揮董筆祛疑惑，聊爲陳人洗愧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閨闈本尋常，茆屋衡門環堵牆；辛勤未暇事妝飾，婉婉惟知佩禮章。前年嫁得東鄰子，博學多才貫經史；致身不願取功名，鬻餅寧甘溷閭里。朝朝日出肆門開，童子高僧雜逕來；得錢卽已隨閉戶，促席相看同舉杯。何期忽作韓憑別，赴水墜樓心已決；紅蓮到處潔難汗，白璧歸來完不缺。當代豪華久已亡，貞魂萬古抱悲傷；煩公一掃荒唐論，爲傳梁鴻與孟光。

期仁玩之再四，收拾囊中。少年卽命蒼頭導客東廳，就榻斯須，遠寺鐘敲，近村鷄唱，曙色熹微，晨光晻靄，開目視之，但見身沾露以猶濕，馬齧草而未休，四顧闐然，咸無所覩。乃以詩呈二公，皆加賞異。以爲真得唐體。命刻之郡東，以永其傳。期仁果以文學，陞至

翰苑，八十九而終，遂符遠大之說。湯公後守吉安，屢爲人道其詳如此云：

### 聽經猿記

廬陵之屬邑吉水有東山焉，根盤百里，作鎮一方，秀麗清奇，望之如畫。後唐天成間，有修禪師者，結草庵於山之絕處，樹木蒙密，路徑崎嶇，曠歲彌年，人跡罕至。惟樵夫深入時，見師坐松下，輒有羣鳥銜果集於前。師一一取食。食訖，飛去。樵夫間以語人，好事者相率造庵訪之。師方鼾睡，扑握暖足，（東坡詩寒窗暖足來扑握蓋兔也）伊尼衞床。（黃山谷詩燒野得伊尼蓋鹿也）衆異之，競爲除地集材，建大蘭若。興工之始，師召匠戒之曰：『汝手作人，必飲酒食肉，此處山神利害，不可輕犯，如何？』匠齊應曰：『請斷葷酒，以從事。』師許之。經月餘，一匠忽思肉不可忍，因下山數日復來。政斲削間，兩虎踰垣而入，立匠者前，左右視，作哮吼聲。其人驚怖。

師曰：『必汝犯戒，首實爲宜，吾當遣去也。』匠者解腰間布囊付師，曰：『適過醪橋市中，買熟牛肉一塊，帶來作下飯，無他也。』師曰：『是矣。』因截作二段喂虎，撫其背曰：『山子且去。』言訖，虎隱。人愈敬之。由是金帛之施，川匯河輪，棟宇莊嚴，不日而就。既落成，師說法以報檀施，講演妙義，諸天雨花。俄而堂下涌出五井，皆滿貯米、麵、油、鹽、蔬菜，取以飯衆，不欠不餘。師曰：『此五方龍王獻供，以濟匱乏，可名此山曰龍濟，寺曰清涼。』今四井已湮，惟一尙在。師庵前喬木千章，蔽翳雲日，樹下磐石坦平，師每據之誦經，日以爲常。有老猿棲樹間，潛聽，且窺師熟。一日，師偶出，猿下著袈裟，取經，石上閱之。師還望見。猿踉蹌走去。師不問，亦不以告諸僧，但心識之曰：『此已解悟矣。』明日，果有峽州袁秀才來謁。師知之，請入相見，緇衣玄巾，風致朴野。敘禮竟，白師曰：『遜姓袁字文順，峽中人也。族大以蕃，不樂仕進。獨遜有志功名，求官輦下；明宗胡人，暮年昏惑，賢士良才，莫得而進，留滯數年

，竟無所就。有知己者，薦爲端州巡官。念瘴鄉惡土，實不願行，彼又勸之曰：「子蹇困如此，尙暇擇地哉？」不得已挈家抵任。未踰年，妻妾子女喪盡，憔悴一身，遂不復仕。往來江湖間，惟尋山望水，謝擾擾於名場，問道參禪，談空空於釋部。側聞尊宿建大法幢，不憚遠來，求依淨社。攢眉感頰，固非嗜酒之淵明；舉手推敲，頗類苦吟之賈島。如蒙不棄，夫復何求。」卽取書一幅呈師，乃贊啓也。其詞曰：

「竊以生一拳夢幻之身，蓋由惡業；熟三峽煙霞之路，亦自善緣。（埤雅猿通臂善緣）凡居覆載之間，悉在輪迴之內。恭維龍濟山主，修公大禪師座下！性融朗月，目泯空花；衍術數則允過於圖澄，逞神通則端逾於杯渡。菩提本無樹，（六祖壇經中偈）機絳肯讓於同袍；松柏摧爲薪，（唐音代悲白頭翁詩）泡影等觀於浮世；十方瞻仰，四衆歸依。如遜者天地毫毛，山林蹤跡，悲來抱樹，誰憐悽惻！其傷弓窮則投林，疇暇從容於



擇木。無家可返，有佛堪依；痛茲妻子之淪亡，坐此功名之汨沒。逢人舞劍，素非通臂之才；過寺題詩，忽動歸山之興。乾旋坤轉，無端變化幾湮沉；（孫恪妻袁氏詩）春去秋來，管得繁華有枯槁。（詩統）伊欲出類而拔萃，除非捨妄以歸真；指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登覺岸，盪登般若之舟。惟願慈悲，和南攝受！」

師覽畢，謂之曰：「絕好俊才，兼通內典，辱公不鄙，壯觀山門。第有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聞。」遜曰：「何事？伏請見喻。」師曰：「公若頂巾束髮，在我教謂之沐猴而冠；遽使削髮被緇，在公教謂之儒名墨行；若斯二者，何以處之？」遜踉蹌若有慚色，久之，乃曰：「但使心向禪宗，何妨俗扮，願勿以形跡見拘也。倘得食已殘之芋，長源自是俗人；補未了之經，次律豈非道者！法門廣大，何所不容？」師曰：「若公之言，真所謂朝三而暮四者也。」遜曰：「何見譏之深也？」師曰：「偶然耳。」遂留之西館，俾教行童。遜雖性識

聰明，文詞敏捷。然戲舞跳梁，好爲兒態。有時跏趺牀上，以被蒙頭，使僧徒禮拜，曰：此白衣觀音見身也。有時箕踞龕中，以靛塗面，令廚人致敬，曰：此洪山大聖監齋也。（寺廚至今奉洪山大聖監齋青面朱髮）或納蛇鉢中，謂之降龍。或縛貓座下，謂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頗苦之，以白於師。師笑曰：『故態也，善視之。』衆遂不敢言，遜亦自若也。然山中景物，經其題詠者甚衆，多不悉錄，紀其一二尤者焉。

### 題解空寺

古塔凌空玉筍高，斜陽半壓水嘈嘈；老禪掩却殘經坐，靜聽松聲沸海濤。

### 書方丈

幾曲風琴響暗泉，亂紅飛墜佛龕前；白雲深護高僧榻，不與人間俗客眠。

### 送僧出山

松翠侵衣屐印苔，杖藜幾度此徘徊？山僧忘却山中好，去入紅塵莫再來。

詠鶴

遠辭華表傍玄關，別却浮丘伴懶殘；金磬數聲秋日晚，雙飛帶得白雲還。

贈僧

一瓶一鉢一袈裟，幾卷楞嚴到處家；坐穩蒲團忘出定，滿身香雪墜曇花。

布袋和尚

童子牽衣也不管，放下布袋打鼾睡；縈纏只是貪嗔癡，解脫無過戒定慧。

毛女圖

衣紉檉葉不須裁，蘿月秋懸寶鏡開。鶴背幾隨王母去？蛾眉曾識祖龍來。蟠桃結子三回熟，若木爲薪十度摧；回首同時金屋

伴，重泉玉匣葬寒灰！

### 落葉

萬片霜紅照日鮮，飛來堦下覆苔磚；等閑不遣僧童掃，留借山中麋鹿眠。

### 方丈巢燕

花正開，雨霽春欲回，緝壘成雙到，穿簾作對來。飛上下，上下去又還，白門辭王謝，出入傍禪關。鐘梵定，長廊清晝靜，遠近雛學飛，呢喃語堪聽。棲寺好，畫棟雕梁巢莫保，秋去春復來，永伴山僧老。

### 山中四景

門逕苔深客到稀，遊絲低逐軟紅飛；松梢零落飄金粉，童子枝頭曬衲衣。

風敲窗竹驚僧定，鳥觸殘花墜澗香；圓覺半函看已了，綉針自補舊衣裳。

幾點歸鴉幾杵鐘，紛紛涼月在孤松；清霜夜染千林樹，明月漫山一片紅。

十笏房清百衲溫，名香長是夜深焚；道人愛看梅梢月，分付山童莫掩門。

師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袁秀才來，告之曰：『秀才！臘月三十日到矣』遜曰：『某亦知之。』師卽唱偈示之曰：

萬法千門總是空，莫思嘯月更吟風，這遭打個翻筋斗，跳入毗盧覺海中。

遜言下大悟，亦作二偈以答師，曰：

泉石煙霞水木中，皮毛雖異性靈同；勞師爲說無生偈，悟到無生始是空。

萬種嘍囉林大節，千般伎倆木巢南；儂今踏破三生路，有甚禪機更要參。（唐王縉讀書嵩山有四人攜榼來相訪自稱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虬高談劇論化爲猿而去）

唱訖，端坐而化。師集大衆曰；『此人有異，汝等不可草草，須要諦視。』僧乃羣聚細觀，則一猿也。師始爲說前事，衆皆嗟異！舉火茶毗之際，師親摩其頂曰：『二百年後，還汝受用。』至宋南渡末，有民家婦，懷妊將產，夢猿入室，而誕一男，貌與猿肖。及長，不樂婚娶，堅求出家，父母從之，送入龍濟爲僧，名宗整。其後道望高重，虎侍猿隨，變幻神奇，不可勝述，世稱爲肉身菩薩。果能重修梵宇，大轉法輪，如吉之螺山接待庵，永寧橋，皆其所建。號支雲，叢林稱爲支雲整禪。公有語錄十卷，文集四卷，其蛇穢說，尤行四方。迨今龍濟奉爲重開山祖。師忌日，猶有羣虎繞塔之異。後人以整生時計之，正協修公所記，亦神矣哉！

### 月夜彈琴記

四明烏斯道，博洽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日，祇謁先聖於邑庠，顧見殿楹礎邊，隱隱有人形，怪而問之。儒士賀

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丞相天祥起兵勤王復之。未幾，劉槃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大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於學。節婦匿大成殿。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耦哉？且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磔汝肉萬段喂烏鳶。吾有死而已，豈耦汝犬彘哉？』兵怒！并其懷抱一歲兒殺之，血沁入磚之上。自宋元至今，磨以沙石，燬以烈火，愈見明瑩，邑人義而祀之。』烏公問祠安在？仲善導至其所，但見鼠穿敗壁，苔繡空堦，谷變陵遷，悵貞魂之已遠；時殊事異，慨老屋之塵存。公乃歎曰：『此吾爲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新其堂於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石之陰。仍親作文刊諸廡下，讀者爲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節婦之名彰著矣。公之子熙字緝之，尤尙風概，且精於琴。見節婦事，嘖嘖歎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有美姬自外入。緝之訝曰：『何物女子，輒此來耶？』姬斂衽拜曰：『妾姓

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涖南嶽左右魏夫人所，享天上之樂矣。太上以其影留下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丁取之，藏諸洞天。文昌忠孝司言：影在孔子禮殿，託得其所，今必取之，未免隨以風雷，驚駭宣聖，使之衣服冠而坐，非所以重道崇儒也。莫若留在人間，永爲激勸。其於世教，甚非小補。太上可之，命玄樞省下酆都，令本學地靈，常加守護。雷部按臨，以時稽審。今冥司建議，以爲陰陽之道，貴遠嫌疑，本學地靈，但可外護，若其親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戾，夙侍教言，授以薄職，俾敬衛焉。但視事以來，依棲無所，寄寓學宮土地祠，猥廁男神，甚不便當。欲乞於節婦坐側，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神主。」則身無所苦，獲燕雀之帡幪；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蒙矜憫！卽賜施行。』緝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自尊公大君子，修葺之後，暫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晝，主母臨睨舊鄉，人非物是，黃塵清水，塊土樵蘇，不勝令威華表



之感！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妾聽之淒然！雙淚雨落。主母顧謂曰，汝尚淹滯鬼錄，無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卽濡毫集古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以賜，擲筆凌空而去。』緝之曰：『詩何所在？』姬曰：『妾寶之若拱璧，元本不可得。縱以相付，仙書雲篆，公亦不能識也。但可誦耳，宜卽錄焉。』詩曰：

花壓欄干春晝長，（唐音溫飛卿）清歌一曲斷君腸。（唐音沈雲卿）雲飛雨散知何處，（唐音溫飛卿）天上人間兩渺茫；（鼓吹宋邕）已託焦桐傳密意，（鼓吹胡宿）不將清瑟理霓裳。（鼓吹宋邕）江南舊事休重省，（草堂詩餘李玉詞）桃葉桃根盡可傷。（詩統宋庠）

魂歸溟漠魄歸泉，（三體朱褒）却恨青娥誤少年。（鼓吹無名氏）自是桃花貪結子，（唐音王建）只應梅蕊故依然。（詩統陳簡齋）風流肯落他人後，（唐李白）哀樂猶驚逝水前。（鼓吹許渾）何事黃昏尙凝睇？（鼓吹崔珏）孤燈挑盡未成眠。（唐白樂天）

寒蛩唧唧樹蒼蒼，（三體李涉）城上高樓接大荒。（鼓吹柳宗元）  
午夜漏聲催曉箭，（唐杜甫）六街晴色動秋光。（鼓吹張沁）滿庭  
詩景飄紅葉，（三體雍陶）此地悲風愁白楊。（唐李白）舞袖弓鞋  
渾忘却，（屏上畫美人詩）人間惟有鼠拖腸。（宋歐陽修）

雲想衣裳花想容，（唐李白）青春已過亂離中。（唐音劉文房）功  
名富貴若長在，（唐李白）得喪悲歡盡是空。（唐溫飛卿）窗裏日  
光飛野馬，（鼓吹韓偓）巖前樹色隱房櫳。（唐音王維）身無彩鳳  
雙飛翼，（鼓吹李商隱）油壁香車不再逢。（詩統晏殊）

應笑無成返薜蘿，（鼓吹譚用之）年年惆悵是春過。（鼓吹羅鄴）  
時攀芳樹愁花盡，（鼓吹溫飛卿）寒戀重衾覺夢多。（唐溫飛卿）  
桂嶺瘴來雲似墨，（鼓吹柳宗元）蜀江風澹水如羅。（唐音溫飛  
卿）人生富貴須回首，（唐薛能）世事無幾奈爾何？（鼓吹司空  
圖）

家在寒塘獨掩扉，（唐音劉文房）高情雅澹世間稀。（鼓吹劉夢

得)不將脂粉斲顏色，(唐杜甫)惟恨縑塵染素衣。(詩統陳簡齋)  
歸日併隨回雁盡，(鼓吹柳宗元)離魂潛逐杜鵑飛。(鼓吹韋莊)  
東風吹淚對花落，(鼓吹趙嘏)惆悵朱顏不復歸。(鼓吹宋邕)  
有時顛倒著衣裳，(唐杜甫)萬轉千回懶下床。(唐崔鶯鶯)豔骨  
已成蘭麝土，(鼓吹皮日休)蓬門未識綺羅香。(鼓吹秦韜玉)漢  
朝冠蓋皆陵墓，(三體唐彥謙)魏國山河半夕陽。(鼓吹李益)滿  
眼波濤終古事，(鼓吹薛逢)離人到此倍堪傷。(鼓吹羅鄴)  
一寸相思一寸灰，(鼓吹李商隱)且將團扇暫徘徊。(唐音王少  
伯)月明古寺客初到，(鼓吹項斯)風靜寒塘花正開。(鼓吹劉  
滄)綠水青山雖似舊，(鼓吹耿漳)紅顏白髮遞相催。(鼓吹薛  
逢)無情不似多情苦，(草堂晏殊詞)肯信愁腸日九迴。(鼓吹崔  
魯)形容變盡語音存，(詩統蘇東坡)地迥難招自古魂。(鼓吹韓  
渥)閑結柳條思遠道，(詩統范鎮)欲書花葉寄朝雲。(鼓吹李商  
隱)窗殘夜月人何在？(鼓吹胡魯)樹蕪蕪香鶴共聞。(鼓吹陸龜

蒙)今日獨經歌舞地，(三體趙嘏)娟娟霜月冷侵門。(草堂康伯可詞)

風火年年報虜塵，(三體李嘉祐)每回回首卽長顰。(鼓吹李羣玉)明眸皓齒今何在？(唐杜甫)異服殊音不可親。(鼓吹柳子厚)幾樹好花閑白晝，(鼓吹吳融)數株殘柳未勝春。(唐音劉禹錫)狂風落盡深紅色，(唐杜牧之)水遶山長愁殺人。(三體李遠)

絃管遙聽一半悲，(鼓吹司空曙)羅衾滴盡淚臙脂。(草堂康伯可詞)烏啼花落人何在？(鼓吹崔珏)節去蜂愁蝶未知。(三體鄭谷)鵬上塵煙纔一日，(三體許渾)雲殘鳩鵲亦多時。(唐杜甫)綠雲斜擘金釵墜，(草堂晏殊詞)獨立蒼茫自詠詩。(唐杜甫)

煙郊四望夕陽曛，(鼓吹陳尙美)世路干戈惜暫分。(鼓吹李商隱)內屋金屏生色畫，(唐音李賀)粉霞紅綬藕絲裙。(唐音李賀)蒹葭淅瀝含秋雨，(鼓吹柳宗元)銅雀荒涼鎖暮雲。(鼓吹溫

飛卿)舊業已隨征戰盡，(唐音口)獨留青塚向黃昏。(唐杜甫)愁心一倍長離憂，(三體李端)到處明知是暗投。(鼓吹鄭谷)雨盡香魂弔書客，(唐李賀)夜深燈火上樊樓。(詩統劉子翬)山中老宿依然在，(詩統東坡)檻外長江空自流。(唐音王勃)明月易低人亦散，(詩統東坡)寒鴉飛盡水悠悠。(三體嚴維)

葉滿苔堦杵滿城，(鼓吹盧弼)登高望遠自傷情。(洪邁唐千家詩武元衡作)瓊枝璧月春如昨，(草堂仲宗詞)冰簟銀床夢不成。(唐溫飛卿)往事悠悠增浩歎！(鼓吹薛能)清愁苒苒掃餘醒。(宋蘇子由)豈知一夕秦樓客？(唐音李義山)腸斷綠荷風雨聲。

(唐音吳商浩)

芙蓉肌肉綠雲鬢，(唐音元稹)泣雨傷春翠黛殘。(唐音王貞白)歌管樓臺人寂寂，(宋王介甫)山川龍戰血漫漫。(鼓吹胡曾)千年別恨調琴懶。(鼓吹譚用之)幾載幽情欲話難。(鼓吹薛逢)回首舊遊真是夢，(詩統東坡)寒潮惟帶夕陽還。(唐皇甫茂政)

一見清明一改容。(鼓吹鄭準)每驚時節恨飄蓬。(三體來鵬)風塵荏苒音書絕。(唐杜甫)人物蕭條市井空。(鼓吹張沁)荒墟暗雞催曉月。(詩統王介甫)野花黃蝶領春風。(唐音王仲初)玉環飛燕皆塵土。(草堂辛稼軒詞)只有襄王憶夢中。(唐音李義山)處處斜陽草似苔。(鼓吹韓偓)野塘晴暖獨徘徊。(鼓吹韓偓)侍臣最有相如渴。(唐李義山)欲賦慚非宋玉才。(唐溫飛卿)絲管變成山鳥弄。(三體李遠)屢郎空信野花埋。(鼓吹皮日休)情知到處身如寄。(詩統高士談)莫遣黃金謾作堆。(鼓吹張祐)落落疎星滿太清。(唐音儲光羲)寒江近戶漫流聲。(唐音戎昱)長疑好事皆虛事。(鼓吹薛能)道是無情還有情。(唐音劉禹錫)且盡醪醕消積恨。(鼓吹紀唐夫)休將文字占時名。(鼓吹柳宗元)秋來見月多歸思。(唐音雍陶)斜倚薰籠坐到明。(唐白樂天)

繞門清槿絕塵埃。(鼓吹韓偓)白石蒼蒼半綠苔。(鼓吹許渾)酒

力漸消風力軟，（草堂東坡）桃花淨盡菜花開。（唐劉夢得）一泓海水杯中瀉，（唐李賀）萬里銘旌死後來。（鼓吹張祐）世上英雄本無主。（唐李賀）爭教紅粉不成灰。（唐張建封妾盼盼）

門前不改舊山河，（唐趙承祐）蓮渚愁紅蕩碧波。（洪邁選唐許渾）墜葉飄花難再復，（唐音楊思中）浮雲流水竟如何？（三體李商隱）魚龍寂寞秋江冷，（唐杜甫）鴻雁不來風雨多。（唐趙承祐）窮巷悄然車馬絕，（唐杜甫）磬聲深夏出煙蘿。（鼓吹司空圖）

錄記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某書，並作者名字。緝之奇之，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名，其舅姑夫子，抑又如何？』姬曰：『天醫傅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體之符，一門百口，往梯仙國矣。』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送此修行，然後漸登品位，猶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爾何不偕往？』姬曰：『緣妾前世爲女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爲女身以

償，坐此少緩，尙隔兩塵。』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於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媵其女。女卽節婦，與妾年相若，蒙其憐愛，視猶骨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焉。時譚方門庭鼎盛，珪組蟬聯；褥隱繡芙蓉，極一時之富貴；硯寒金井水，灑萬斛之珠璣。所見所聞，罔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又聰明賢懿，不出閨房，雅善歌詞，仍工筆札。每有吟詠，錄似夫君，一覽之餘，輒焚其藁，蓋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主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倜儻；文章水湧，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辯。妾侍左右，飽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禮。不幸宋籙旣訖，元運方興，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可恨劉槃之賣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恥偷生，顛沛流離，竄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質易殂，竟作翳桑之鬼。物情惡衰歇，誰招碧玉（喬知之妾名）之遊魂；吾道屬艱難，疇葬綠珠（石崇妾名）之弱骨。萬言莫盡，大概若斯，不敢久留，幽明路異。』遂去。



。明日，緝之白諸父。烏公以爲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不許。越兩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挹天香於丹桂，翫月影於素蛾。已而前姬又進拜，且言曰：『妾向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見義勇爲。而側耳踰時，未聞施設，君子有成人之美，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吾父弗汝信，奈何？可取當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我白之家君，庶幾有證，或可就也。』姬曰：『記文丞相起兵時，永新七大姓皆在勤王之列。而我主君與東門張御帶家爲之首，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復，戎馬必再來，城中之人，定遭毒手。我夫婦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爲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爲然。主君又舉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主母搖首長歎數聲，取衣裙題詩十首，於其上；亦古語也。

高髻雲鬢宮樣妝，（唐杜鵑漸妾）嫁來長在舅姑傍；（唐音）寧知草動風塵起，（詩統）墜素翻紅各自傷。（詩統宋祁）

雙鬟慵整玉搔頭，（唐音）百感中來不自由！（唐杜牧）富貴繁華何處在？（詩統）夕陽西下水東流。（杏壇吟）

夫子紅顏我少年，（唐音）嫁來不省出門前。（詩統）於今拋擲長街裏，（唐劉禹錫）萬古知心只老天。（詩統葉紹翁）

殘妝滿面淚闌干，（鼓吹）鬢亂釵橫特地寒。（宋王介甫）不見玉顏空死處，（唐白樂天）故園東望路漫漫。（三體）

潮生蒼海野棠春，（三體）劍逐驚波玉委塵。（唐音）青血化爲原上草，（宋馬子才）人生莫作婦人身。（唐白樂天）

百年世事不勝悲，（唐杜甫）大廈原非一木支。（宋王延珪）慷慨西風淚橫臆！（詩統）此心惟有老天知。（詩統）

血迸金鎗臥鐵衣，（鼓吹）江山猶是昔人非；（詩統）舊時王謝堂前燕，（唐劉禹錫）更傍誰家門戶飛。（唐音）

不見人煙空見花，（三體）煙籠寒水月籠沙。（杜牧）人生自古誰無死，（宋蔡襄）莫怨春風當自嗟！（宋歐陽修）

側垂高髻插金鈿，（詩統）閑過春風六六年；（詩統）今日亂離俱是夢，（詩統）英雄無策庇嬋娟。（詩統）

起看天地色淒涼，（詩統）王介甫（塵夢那知鶴夢長；（鼓吹）宋邕）血汗遊魂歸不得，（唐杜甫）新坟空葬舊衣裳。（鼓吹）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已而主母又指抱兒曰；「我則死矣，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繫之項上，弄之曰：「若遇兇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爲血漬成錢影一枚印兒傍，第觀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惟妾記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緝之錄以呈父，烏公尙未深信。卽命騎往文廟，取水洗磚，而驗焉。則見兒影之傍，錢迹宛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題一主設於節婦神座側畔。緝之又以酒肴祭之。其夕姬來謝曰：『感君設位，兼辱祭儀，無以爲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妾承教主君，尙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付緝之曰：『公善自愛，妾不復來矣！』

』倏然而去。由是彈琴大進，獨步浙中，斬祕此曲，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 何思明遊鄆都錄

何思明大宋人，號爛柯樵者，通五經，尤專於易。以性學自任，酷不喜老佛，間遇其徒於道，輒斥之曰：『四民之中，縱不爲士，爲農，爲工商，豈不可也？何至爲是哉？』著警論三篇，每篇反復數千言，推明天理，辨析異端，匡正人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略曰：『先儒謂天卽理也。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卽天，天卽帝，非蒼蒼之上，別有一天。宮室居處，端冕垂旒，若世之帝王者。此釋老之論也。不特此也，又有所謂三天，九天，三十三天，三帝，九帝，十方諸帝，何天之多而帝之衆耶？由是言之，天未免如階級之形，帝未免有割據之爭矣。甚者尊漢張道陵爲天師，天豈有師乎？以宋林氏女爲天妃，天果有妃（音配）乎？蓋天者理之所從出，

聖人法天；道陵縱聖，亦人鬼耳，使天而師之，是天乃道陵之不若也。林女既死，特遊魂耳，使天而妃之，是天猶有情慾之未忘也，烏得爲天哉？彼以道陵天師也，不敢遽指爲帝，而加以師稱，所以尊天。不知無是理，適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不敢儕以爲鬼，而蒙以妃號，所以敬天；不知爲是說，乃所以誣天也。誣天慢天，罪不容誅矣。又謂世之人，徒知在天之天，故見日月星辰之光，風雨霜露之顯，吉與凶，天之爲也；禍與福，天之降也；是則然矣。然不知有己之天焉，己之天，卽天之天。是故丹肩煌煌，天之君也。靈臺湛湛，天之帝也。三綱五常，炳煥昭晰，非日月星辰之光乎？禮樂法度，明白正大，非風雨霜露之教乎？己之君與天之君戾，則凶也禍也，必以類而從。天之帝與己之帝合，則吉也福也，亦以類而至。達者信之，愚者懵焉。冥頑之徒，謂天爲不聞，造惡自若，然心之天則固聞矣。僥倖之徒，謂天爲可諂，淫祀是務，然心之帝已斥之矣。庸昧之輩，謂帝爲可罔，矯誣是爲；尋常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恃；平昔蚩蚩也，

而怨天曰此罔知。每夕焚香，不可者多矣。終年素食，知而犯者屢焉。『其持論言近指遠，類如此。至正丁酉正月初六日，偶得疾，數日加亟，諸生從俗，私爲之禱。思明知之，訓之曰：『賢輩雖曰讀書，而燭理未徹，鬼神豈可以酒肉私？人命豈可以紙錢買。吾誰欺！欺天乎？』是夜卒，獨心下稍暖，不敢斂。諸生環守之，凡七晝夜。□□□。候之，鼻中氣勃勃出。急搗薑汁灌之，良久眼開，天明而呼吸續矣。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二教之大，鬼神之著，其至矣乎！曩吾癖見，過毀老釋，今致削官減祿，幾不能生，小子識之。』門人請其詳，思明曰：『子不語怪，固然；亦不可不使汝曹知果報之虛也。始吾病革時，見兩蒼蠅墮床前，視之已變爲人矣。青衣黃巾，紅抹額，揖余曰：奉命召君。余問誰召？其人曰內臺。余曰：亂離道梗，何由可去？且無知己在臺。其人曰：艷都內臺也。余曰：吾儒者不知所謂艷都內臺。其人怒，囊余袋中，袋類網罟，結細繩爲之。余坐袋內，兩人持之行樹巔如飛，時覺樹梢拂袋，謾謾有聲。既又入空

濠中，渺渺茫茫，四無畔岸，波濤洶湧，腥風襲人。黃巾挈囊，如履平地，余亦不覺有所苦也。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袋中。押過一所，若把截處。守者高鼻深目，拳髮胡鬚，類回回人。問黃巾曰：「何篆？」對曰：「朱篆。」又有二皂衣引一男子三婦人來，守者又問何篆？皂衣曰：「黑篆。」守者曰：「不可不仔細，請觀之，」各出一牌，長可寸半，闊可寸許。一朱字，一墨字，皆不可識。守者曰「是矣。」放入門，黃巾偕余遵左廊而行，彼則循右廊而去。余因問曰：「此爲何所？」曰：「酆都第一關也。」余方悟已死，復問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異？曰：「冥司遣人覓至而復出者，則以朱；永不出者則以墨。」余不覺失聲曰：「然則我當復生也？」黃巾曰：「雖當復生，亦甚費周折。」余見其頗有相眷之意，因挽之曰：「某此行全賴二公作成。」黃巾曰：「自有主者，我何能焉？」行數里，入鐵圍城，城門守者問如何，而加切。俄抵臺府，黃巾曰：「君雖無重罪，然陰道尙嚴，不比凡世，」解索縛余頸，牽以入。先過冠服司，主者令去余衣巾曰：「送寄自房收

。「余短衣囚首，帶索而行。及儀門，一黃巾先去。頃間，引五六人出，執余以入，跪堦下。臺尊服章如王者，侍衛甚多，問余曰：「爾非衢州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臺尊曰：「所貴乎儒者，上窺鴻濛，中法聖智，下窮物理。闢乾闥坤，造妙詣微；陶冶精醇，爨籥元和。究無中有象之蘊，妙陰陽動靜之根。淵默澄凝以爲體，翕忽變化以爲用。出入無方，會三於一，夫是之謂儒。而鬼神莫能窺之矣。今爾偏執己見，造作文詞，謗毀仙真，譏訕道佛；天至大，以堦級比之；帝至尊，以割據戲之；妄論天師之號，妄辨天妃之稱，其罪大矣。且儒書中言天者不一，若春秋書天王。詩稱「倪天之妹」，「昊天其子」。使皆若爾論，天既無師與妃，又安得有王有妹有子者乎？爾之學誠拘而不通，滯而有礙，拘則局於一器，滯則膠於一隅，不通則固漏，有礙則鄙癡，真俗腐迂謬之士，胡可冒儒者之名乎？」命取何姓簿來。於余姓名下，以朱筆抹之，復傍註之。畢，省諭曰：「爾本合爲六品官，出入華要。由爾弗信神佛，誣罔鬼神，特降爲七品。」



「余頓首謝，且請改過。臺尊曰：「此人面承腹誹，退有後言，可令閱獄，折服其心。」數卒捽余下，付黃巾領去省業司中。有寶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燭幡幢，熒煌羅列。黃巾再拜，余亦拜。僧開塔取一大珠，以金盤乘之。黃巾以雙手擎捧前行，余隨之，皆幽暗境也。余問僧誰乎？曰：「導冥和尚也。」又問珠何爲？曰：「地藏王菩薩願珠也。獄中業氣深重，賴珠光照破，不爾；則鬼王於暗中食人心肝，不得出矣。」於是首造一獄，曰勘治不義之獄。以磚砌一長槽，滿堆炭火，火上焰燁燁然紅。呼罪人跪槽邊，出火中鐵條，大如指，刺入人眼，連十餘貫，而吊之如懸槁魚。黃巾曰：「此男子在世，不能恭友兄弟，視如秦越，輕滅大倫，惟重財利，受此報也。」次一獄曰：「勘治不睦之獄。」皆婦人，老少相雜，每人舌上挂一鈎，鈎上懸一圓石如西瓜，旋轉不已，舌出長尺餘，痛不可當。黃巾指曰：「此婦人在世，不能和順閨門，執守婦道。使夫家分門割戶，患若賊讎，受此報也。」東南一獄稍大，謂之「閻浮總獄。」九流百姓，諸等混雜之人

，皆在其中。不令余入也。總獄之北，曰「剔鏤」。綁人於柱，以刀縷之如簑衣，持小扇煽之，茸茸然動，澆以熱醋，絕而復甦。仍沃以水，肉如故，縷十餘度。蓋世之兇惡，虐害良善者，治於此。鄰剔鏤獄曰「穢溷獄」。獄盡大糞池，滾沸如湯，臭不可近。鬼以長叉又人下煮之，出沒其間，頃刻潰爛，化爲蛆蟲。又以竹籬撈蛆於鍋中，細炒之，炒輒成灰。仍汲糞汁灑之，復成人，亦十餘度。余問此治何事？黃巾曰：「此世之小人，謗毀君子者，治於此。」已，乃相謂曰：「不須遍歷，直引去那裏看了罷！」遂出，踰百步許，入一門，榜曰「懲戒賊濫」之門，亦大獄也。裸十餘人於地，夜叉數輩，狀貌獍惡，以鐵索牽八九餓鬼來。夜叉抽刀於裸者胸股間割肉，置鍋中煎之以啖餓鬼。啖盡又割，至餘筋骨而後已。少焉業風一吹，肢體如故。又有鐵蛇銅犬。咋人血髓，叫苦之聲動地。皆人間清要之官，而招權納賂，欺世盜名。或於任所，陽爲廉潔，而陰受苞苴。或於鄉里，恃其官勢，而吩咐公事。凡瞞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亦有一二與思明相識者。觀

畢，回省業司，納珠還僧，赴臺復命。臺尊又賜訓曰：「今當改過，毋作昔非。若更不悛，罪在不赦。乃敕黃巾送歸。方得去索散行，往冠服司取衣服。黃巾曰：「公在此相候，吾一人去領符來相送。」食頃，至曰：「今取捷徑，不由舊路矣。」遂同行，出數關，中一關新創，扁曰「蜉蝣」。把關者知余儒者，俾作蜉蝣關銘。余請命名之義。彼曰：「凡鬼受生人間者，悉從此出，然不久復至，猶蜉蝣朝生夕死然。」余承命撰數語辭之，銘曰：

「有崇者關，鎮厚地也。有赫其威，把關吏也。名之蜉蝣，精取義也。凡厥有生，自茲逝也。去未踰時，旋復至也。何殊此蟲，一日斃也。南閭浮提，光陰易也。幢幢往來，曷少憩也。請視斯名，悟厥譬也。六道四生，早出離也。逍遙無方，證切利也。舉爲天人，關可廢也。敬聽余銘，發弘誓也。咨爾幽靈，守勿替也。」

把關者喜，便放余行，至二更，行至家，正見身臥地上，燈照頭

邊，妻子門人，悲啼痛哭。黃巾猛一推余，不覺跌入屍內，恍然而寤矣。』其後思明果終知縣。所至以清慎自將，並無瑕玷，號稱廉潔，蓋有所做云。

## 兩川都轄院志

京口吉復卿，唐吉溫之後，宋建炎間，有諱深者，補潤之金壇尉，遂爾家焉。子孫世爲金壇人，以貲雄鄉邑，人呼吉半州家。復卿生有異質，一目重瞳。與毗陵富室趙得夫姜彥益爲友，交莫逆。復卿氣豪，勇於爲義，三人嘗挾重貲，商閩浙間。時武林妓蔣秋娘陶玉簫擅聲樂籍，得夫彥益與昵甚厚。復卿屢勸止之，往來自若。僅二載，囊橐一空。於是言還，再治裝而出，買笑纏頭，揮金不吝，又朞年罄矣。二人私議，悉貨產業，載以適武林，門戶老小，皆不顧。復卿患之。百喻莫聽，怒而入閩，置酒與別，席間苦口規諫曰：『吾與子旣爲深交，安可緘默？藥石之箴，朋友之責。縱人微言輕，弗能感悟，二

公獨不爲妻子計乎？」則祥應之曰：「兄言是，吾輩知所警矣。」復卿寓福州，生理如意，荏苒三秋，纔方返棹。比過錢塘，首訪二子，遇之於途。憔悴其形，襤褸其服，幾不相識，握手道左，不任唏噓！復卿卽拉詣舟中，易以美衣，飲以醇醪，慰勞再三，情禮交至。二人泣數行下曰：「余惟不用兄言，故至於此，然悔無及矣。所恨煙花潑賤，乃大無情。吾二人萬金之貲，因渠破蕩。昨過其門，如不相識，麾叱使去，懼爲已羞，必殺之而後已。」復卿解之曰：「二公平生遨遊花街柳陌中，豈不知彼門庭如此！尙奚怨爲？人命至重，切不可輒興惡念，但早收拾回歸。若要本錢，此間一一應付，古人謂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只銜杯酒，逐嬉遊，貧窮不相卹，患難不相顧，犬彘將不食其肉，尙可謂之人哉？」於是各以二萬假之，二人挈所得，又復過妓者之家。妓見其衣巾整飭，顏色光華，頗以爲訝，款待如舊。復卿促之回，二人給曰：「容略收拾，少候數時，萬一有幹，宜在先發。」復卿曰：「嘻，是何言歟！我若一去，子必不能動身；便一兩月，

亦須等候，豈敢相拋耶？』無何，彥益遇疾，臥於妓家；得夫日往扶持，亦染其證。未浹旬，相繼殞歿。復卿往哭盡哀，繒衣漆棺，殮皆如禮，仍剖羊醢酒設祭，暫殯於靈隱寺僧舍。比開舟又攜酒肴往奠，賦詩悼之。詩曰：

生死交情不敢虧，一盃重奠淚雙垂。遊魂好共故人去，莫向東風怨子規。

人間急景似飛梭，枉費黃金買笑歌。斷雨殘雪休更念，相攜蓮座禮彌陀。

秋月春花閑妓館，清風明月寄僧房。欲知人世傷心事，渾是南柯夢一場。

名花兩朵色偏嬌，惆悵看花客去遙；絕似章臺楊柳樹，別人手裏舞長條。

泉路茫茫隔死生，江湖贏得浪遊名，隣家怕聽妻兒哭，斷盡人腸是此聲。

舞困歌闌未肯休，繁華不爲少年留，早知白骨無口處，惜取黃金換土丘。

醉畢，解纜抵家。月餘，急走毗陵省其妻子，告以物故之由，述其殯殮之口。又出四萬緡，付二家，責其族人爲之經紀，使不失所。撫慰之曰：『賢夫骨殖，待區區過杭必當取回貴鄉，求福地安葬，勿慮也。』已而復卿果貿遷兩浙，獲利十倍。躬往靈隱，手自啓殯，以小木函貯之，帶回無錫山中。買地以窆，百需所出，皆自復卿。並召僧建水陸齋三晝夜，以薦冥福。清風高誼，傳播江湖間。俄值元末喪亂，人咸洶洶，復卿無以爲計，默坐於家。忽得夫彥益聯袂而來。復卿忘其死也，欣然相接。彥益曰：『公燕居深念，似有重憂。』復卿告以故。兩人同應曰：『無妨，吾已請命上天，令率陰靈衛公宅眷。』言訖隱形，方悟其死。自爾復卿之家雖出入兵戈中，鮮遇驚恐，安然如平時。至洪武己酉壽八十一，無疾而終。又二年壬子，同縣徐建寅與四川蒼溪丞。於山中見旌旗甲馬，從者百餘，氣象甚都，謂是上司官

員，立道傍，候其過。至則復卿也。顧徐曰：『聞爾哦松此邑，久欲一見。』便下馬敍話，問鄉曲及其家事甚詳。徐於復卿爲通家子，因再拜問曰：『姻丈謝世以來，服已闋矣，何得若是？』復卿云：『上帝以余薄有陰隲，命爲兩川都轄院主者，職事尊重，全蜀土地社公，及不入祀典神祇，悉聽節制，前村古宇，吾所治也。部下判官四，今尙缺二員，已奏保得夫彥益矣，早晚將至。子當爲吾修葺廟貌。吾當爲國福祐生靈。况爾少年乍到官守，非吾陰相，曷致聲名。』徐拱手請教。復卿曰：『廉恕兩字符也。惟廉可以律身，惟恕可以近民，廉則心有養，恕則民易親，民親化行，能事畢矣。』語訖，策馬去，其疾如飛。徐惘然！前至村落，果有故祠一所，峙於上椒。詢之，鄉老曰：『此都轄相公廟也，多年頽圯，近間，稍稍有人見騎馬導從，出入其中，頗著靈響。老夫輩擬新其棟宇，尙未興工。』徐丞聞之喜，告以見復卿事，卽勸成之，兼助其費。專委縣吏鄒忠董其役，未幾而完，仍揭舊額。塑復卿像於堂中，肖得夫彥益於東西廡，遣人走夔州



求太守盛南金文，刻碑序公事跡。由是威惠大振，利澤昭彰，遠方之民，水旱疾疫，禱輒立應。後徐任滿，便道過家，訪復卿二子元禮元信首及茲事。元禮曰：『余兄弟向夢二人言，蒙尊公謬舉爲兩川都轄院判官，來日起程，敬詣拜別。近有至自毗陵者，能言其家，亦得夢如此，皆莫曉所謂。今聞公所說，則悟先子之爲神。而於二君亦可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明年徐再任，往謁於廟，則丹碧輝煌，於時有耀，牲牢酒楮，祭日無虛，處處村村，家家戶戶，迨今神迹顯著，香火不絕云：

剪燈餘話 卷二

廬陵 李昌祺編撰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爲奎章閣授經郎時，居順天。館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爲隣。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鑒定。守愚亦雅好吟咏，兼嗜綠綺，與賈交游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名女焉。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猶兄弟，呼爲粹舍。嘗與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學畫，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日得壻如粹舍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

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愚出爲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樓，尤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卽日往訪，則瓊瑤環珮已適人，惟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悒悒殊甚！蓬萊雖爲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未由，彼此時時凝立樓欄，相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粹接視之，上畫緋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瓣重臺，曾是劉晨舊看來；只好天台雲裏種，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

玉蘂含春捏素羅，歲寒心事諒無他；縱令肯作仙郎伴，其奈孤山處士何？

用綵繩繫琴軫三枚，墜之，投還蓬萊。蓬萊展看有「孤山處士」之說，知其謂已訂盟林氏，衷情不白，惟悶悶而已。未踰時，值上元節

。閩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於其門。更深人靜，果有女夫舁轎數乘而前。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轎，婢妾追隨，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街餘，度不得見，乃行吟轎傍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銀燈影裏見驚鴻。綵輿亦似蓬山隔，鸞自西飛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與語，訴其所懷，而從者紛紜，不敢啓口，亦於轎中微吟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肯負歲寒盟。調羹欲問真消息？已許風流宋廣平。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坐樓中，念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鮮颿起，五色琅玕夜新洗；矯翩翩躑擬並棲，九苞文彩如霞綺。驚飛從作丹山別，弄玉簫聲怨嗚咽！咫尺秦臺隔弱流，瑣窗繡戶空明月。颼颼掃尾儀朝陽，可憐相望不相將。下

謫塵寰伴凡鳥，不如交頸兩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荔子一盤來。粹詭曰：『往在都下與蓬萊同學，有書數冊未取，以此帖呈之，俾早送見還也。』婢不悟是詩，持去，遞與蓬萊，讀之垂泣曰：『嗟乎！郎尙不余諒也。』乃作龍劍合曲答之，示終身相從之意，寫以魚箋，密置古文真寶中，付婢綠荷曰：『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汝持去還之。』婢送粹所。揭之中有箋，爛然，知必詩也，題曰龍劍合曲。詞曰：

龍劍埋沒獄間久，巨靈晝衛鬼夜守。蛟螭藏，魍魎走。精光橫天，氣冲射斗。玄雲發金鑰，至寶稀世有。奇姿爍人聲撼牖，鵝膏潤鏗鳳刻首。龍劍煌，新離房。靜垂流電舞飛霜。影含秋水刃拂鋸，麗綬團金寶珠裝，司空觀之識其良，懸諸玉帶間金章，紫焰煌煌明瑤璫，星折中台事豈常！逡巡莫敢住，一去墮渺茫。龍靈是龍精，瑩如鸚尾搖清冰。雄作萬里別，雌傷千古情。暫留塵埃匣，何日可合并？會當逐風雷，相尋入延平。純

鈎在琤琤，縱然貴重非我匹，我匹久臥潭水雲，一雙遙憐兩地分。度山仍越壑，苦辛不可言，天遣「雷煥兒」，「佩之大澤瀆」。鏗然一躍同駿奔，駭浪驚濤白晝昏。始知神物自有耦，千秋萬歲肯離羣。

粹讀之曰：『清才麗句，無婦人女子萎恭之氣，宛然李青蓮之韻度也。是豈尋常庸碌者之配哉？』俄而閩中大疫，蓬萊所議林生竟死。賈夫婦知粹未婚，乃遣人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六禮既備，親迎有期，花燭之夕。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因各賦詩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粹詩曰：

海棠開處燕來時，折得東風第一枝；鴛枕且酬交頸願，魚箋莫賦斷腸詞！桃花染帕春先逗，柳葉舒黃晝未遲；不用同心雙結帶，新人原是舊相知。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卽相憐，有分終須到底圓。舊女壻爲新女壻，惡因緣

化好因緣。秋波淺淺銀燈下，春筍纖纖玉鏡前。天遣赤繩先繫足，從今喚作並頭蓮。

蓬萊自入上官之門，孝事舅姑，恭順夫子，一家內外，罔不稱賢。暇則與粹唱和詩詞，娛情琴畫，平生所作，編成一集。粹題之曰絮雪藁，且爲序於首簡。詩與序多不錄，姑載一二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團團，冰肌玉釧寒。杏梁棲隻燕，菱鏡掩孤鸞。殘樹枯黃遍，圓荷濕翠乾。繡奩生色畫，窗下帶愁看。

白苧詞二首

茜裙紫袖映猩紅，飛絮輕颺桃花風。緩歌白苧捧玉鍾，嬌音芳韻繞簾櫳。梁塵飛墮雲凝空。秋波回目蛾掃黛，餘聲悠揚歇還在。歌當細聽杯當再，綠鬢朱顏能久待！

響如蒼玉觸鳴璣，蹠躑錦袖紅地衣，迴風激雪當世稀。翻身按節疾如飛，香塵濛濛髮委墜；玳筵夜靜紗燈晦，蛟綃濕逗胭脂

淚。

春曉曲

芳池冰影薄，曲檻鳥聲嬌；鸞鏡紅綿冷，蛾眉翠黛銷。冶容舒嫩萼，幽思結柔條。織指收花露，輕將雪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羅幌涼風動。冰匣掩香紈，繡衾誰與共？螢影度疎簾，獸爐裊口煙。銀缸芳焰滅，自脫翠花鈿。

咏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兩宿花房。

謝大娣惠鞋

蓮瓣娟娟遠寄將，繡羅猶帶指尖香。宮彎著上無行處，獨立花陰看雁行。

詠並蒂荔枝

植物生聯蒂，應知造化成。深閨憔悴質，見爾重含情！



園中詠菜

滿圃綠纖纖，芳苗雨後添；惟應窮措大，咬得寸根甜。

。粹時才名籍甚，當道有欲薦之者。蓬萊苦口止之曰：『今風塵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曰：令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粹然之，亦無意於出，乃以親老辭。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爲至正壬寅，閩城爲盜所據。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挈家遁。盜縱跡得之。盡戕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殺，將以爲妻。蓬萊知不免，給盜曰：『我一家盡死，無所于歸，將軍縱舍我，我亦何以爲生乎？願事將軍終身。乞埋其故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屍所。拔佩刀爲掘一坑。掘訖，植刀於地，坐於傍曰：『吾倦矣！吾倦矣！』目蓬萊，使取刀抄土掩之。蓬萊卽舉刀自刎曰：『死作一處無恨也。』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死則死，我定不教汝死作一處。』遂埋蓬萊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燕只普化爲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諸縣

民兵克城，民方復業。又數年，有同避寇者，始備說蓬萊事。平章遣人視之，將以禮改葬；至則兩墓之上，各生一樹相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親往視之，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爲連理塚樹，聞人至今稱之不絕。

###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諸生日與嬉遊，愛之逾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殆遍。嘗曰：『吾平生懶事聲利；但長得好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奈何便去；且官清氈冷，路費艱難，公宜再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籍俸金爲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附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羣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爲上賓。且謂百祿曰：『令

嗣晚間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花晨，洙解齋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僻，山下皆桃樹，花方盛開。洙愛之，小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竚花下，洙不敢顧而去。爾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丫鬟入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內廳，美人出相見，笑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奚謝爲！』洙起揖曰：『敢問夫人名閨爲誰？與敝東何親？』美人曰：『此爲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久茶至再，洙辭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賢東知君至此，而妾不能爲一款曲，惶媿殊甚！』即陳酒饌，設二席，與洙耦坐。坐中勸酌極至，語雜諧謔。洙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縱。美人曰：『聞君倜儻俊才，雅能賦詠，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旣遇賞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

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尤多，皆真蹟，炳然如新。洙玩之不忍釋手。美人磨婢撒去舊俎，別出佳肴，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璃杯酌洙。洙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高唐夢，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爲題，共聯一首如何？』洙曰：『謹如教。』美人唱曰：

韶豔應難挽，芳華信易凋。（薛）綴堦紅尙媚，（洙）委地白仍嬌。  
（薛）墜速如辭樹，（洙）飛遲似戀條。（薛）薛鋪新感繡，（洙）草疊巧裁綃。（薛）麗質愁先殞，（洙）香魂痛莫招。（薛）燕銜歸故疊。（洙）蝶逐過危橋。（薛）黏帙將晞露，（洙）衝簾乍起颺。  
（薛）遇晴猶有態，（洙）經雨倍無聊。（薛）蜂趁低兼絮，（洙）魚吞細雜藻。（薛）輕盈珠履踐，（洙）零亂翠鈿飄。（薛）鳥過生愁觸，（洙）兒嬉最怕搖。（薛）褪英浮雨澗，（洙）殘蕊漾風潮。（

薛)積徑教童掃，(洙)沿流倩水漂。(薛)媚人沾錦瑟，(洙)淪茗入詩瓢。(薛)玉貌樓前墮，(洙)冰容夢裏消。(薛)芳園曾藉坐，(洙)長路或追鑣。(薛)羅扇姬藏瓣，(洙)筠籬僕護苗。(薛)折來隨手盡，(洙)帶處近鬟焦。(薛)泥碗猶悽慘，(洙)瓶空更寂寥。(薛)葉濃陰自厚，(洙)蒂密子偏饒。(薛)豈必分茵溷，(洙)寧思上砑硝。(薛)香餘何吝竊，(洙)珮解不煩邀。(薛)冶態宜宮額，(洙)癡情妬舞腰。(薛)妝臺休浪拂，(洙)留伴可憐宵。(薛)

聯成。美人出小箋寫之。寫訖，夜已二鼓，延入寢室，自薦枕席，魚水歡情，極其纏綿。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慎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臥獅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來，勿效薄倖也。』洙遂給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無知者，惟賞花玩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洙論詩曰

：『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爲之。若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時詞也。』美人卽賦詩曰：

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

涼回翠簟冰人冷，齒沁清泉夏井寒。香篆裊風清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鮮紅炭火圍爐煖，淺碧茶甌注茗清。

讀與洙聽，洙歎其敏妙，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政所謂木桃瓊玖，敢望報乎？』洙答曰：『真乃是「白雪」雜「陽春」，難爲和耳。』亦賡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黃添曉色春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疊盤冰翠嚼寒；斜石近堦筠密，小池舒葉出荷團。

殘日絢紅雙葉赤，薄煙籠樹晚林蒼；鸞書寄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

風捲雪篷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

美人且讀且笑曰：『絕妙好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方之，迨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恥，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如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爲優矣。』洙曰：『濤奴女，何敢上擬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錄云

，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倘使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贍，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之類，特戲笑之語耳。若其「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酒罷就枕，洙餽以八珠耳環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猶君子之常在耳邊也。』又踰時，洙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賦懊惱曲怨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卽造平氏。美人迎謂曰：『何久別耶！』洙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人，今違人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謔間，出前曲示洙，曲曰：

黑鉛鑄劍難爲鋒，碧芰製衣寧禦風。歛漆阿膠忽紛解，清塵濁水何由逢？請看綠草南園蝶，並宿花房花亦悅。鴛鴦頭白不相



離，那學秋胡便長別！東隣美女紅玉梭，雪縷鳳機成素羅。雨意雲情肯輕許，縱然折齒將如何？深深永巷閑風月，錦帳蘭缸淚如血。血點年深久尙紅，至今洒在同心結。

洙愛其才色，眷戀愈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二人勁敵也。』乃以睡鴨爐焚香，紅虬脯薦酒，鈞簾望月，並坐前楹。洙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鬪雞、石鼎、秋雨等作，宏詞險韻，膾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句爲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鋪練，(薛)池星似撒旗。(洙)天空河影澹，(薛)節換斗杓移。(洙)梨棗低垂樹，(薛)藤蘿密蔓籬。(洙)草紛螢火亂，(薛)榦偃鳥巢欹。(洙)怪石形疑魅，(薛)芳花色勝姬。(洙)鬆盆涼沁水，(薛)紈扇靜搖颺。(洙)雙陸收散局，(薛)琵琶上練絲。(洙)砌蛩音遠近，(薛)簷馬響參差。(洙)銀作彈箏甲，(

薛) 鼉爲冒鼓皮。(洙) 秋筠斜織簟，(薛) 暑帳薄裁絺。(洙) 宿  
燕棲還起，(薛) 驚禽下復疑。(洙) 地幽塵闕寂，(薛) 城遠漏逶  
迤，(洙) 窈窕來紅拂，(薛) 雍容識紫芝。(洙) 緣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難欺。(洙) 幸已逢良夕，(薛) 難哉遇少時。(洙) 慙  
勲酬契闊，(薛) 傾倒極淋漓。(洙) 蓮實瑤琴軫，(薛) 荷筒碧酒  
卮。(洙) 鱸呼能婢斫，(薛) 瓶喚小鬟持。(洙) 殼破開螃蟹，(薛)  
唇腥啖蛤蜊。(洙) 菱煩纖手剝，(薛) 肉拔利刀披。(洙) 令  
急航行速，(薛) 謳清曲度遲。(洙) 勸酬兼爾汝，(薛) 講論雜乎  
而。(洙) 冷脆嘗瓜果，(薛) 鹹酸啜醯醢。(洙) 豔杯浮琥珀，(薛)  
異器捧玻璃。(洙) 熊掌停犀筋，(薛) 酥湯進密脾。(洙) 渴  
來便茗好，(薛) 酣後快冰宜。(洙) 妙句聯將就，(薛) 狂心坐已  
馳。(洙) 歌筵渾可罷，(薛) 臥具早教施。(洙) 不用尋桃葉，(薛)  
那須聽竹枝！(洙) 媚人鶯語滑，(薛) 惱醉蝶情癡。(洙) 咳  
處珠凝唾，(薛) 顰時黛感眉。(洙) 釵斜金溜髻，(薛) 釧冷粟生

肌。(洙)小小真能謔，(薛)期期最解詩。(洙)風流雲雨夢，(薛)宛轉豔陽詞。(洙)步緩腰肢裊，(薛)鬟低耳語私。(洙)夜香防竊聽，(薛)午浴避潛窺。(洙)繡履含羞脫，(薛)銀燈帶笑吹。(洙)素羅床畔解，(薛)粉汗枕前滋。(洙)暖玉綃籠筍，(薛)春葱指露錐。(洙)雲偏鬆綠髮，(薛)浪颭動青幃。(洙)狎態堪歸畫，(薛)嬌顏可療饑。(洙)襪塵新舞漉，(薛)鬢膩宿油脂。(洙)筍鶴高文譽，(薛)崔鶯絕世姿。(洙)未誇連蒂好，(薛)只羨並頭奇。(洙)何處空題葉？(薛)誰家謾結襦？(洙)漆膠當自固，(薛)衽席只余知。(洙)慎勿萌嫌隙，(薛)毋令惜別離。(洙)芝蘭同臭味，(薛)松柏共襟期。(洙)永奉閨房樂，(薛)長陪楮墨嬉。(洙)泰山如作礪，(薛)此志莫教虧。(洙)或曰，洙館東偶過泮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一歸，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暫輟一季爾。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

大駭，不敢盡其詞而出。是晚洙果告歸。張潛使人視其所往，及途半，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爲怪。次日洙來。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縱跡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追洙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卽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兼諸房姊妹亦無事平姓者，必祟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抵暮私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郎勿怨，蓋冥數盡於此也。』與洙痛飲，且敘歡情。戒曉，美人語洙曰：『從此永別，後會難期，無以將意。』出灑墨玉筆管

一枝爲貺。云：『此唐物也，郎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再去，自出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爲，備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旣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怪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遙指曰：『在此。』至則窺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葬，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種桃百株，爲春遊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嫁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無此額；而文與孝合爲教字，謂教坊也，教坊唐妓女所居。濤爲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况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貯。當駢鎮蜀，濤於諸妓中，最蒙寵待，筆與鎮紙皆駢賜也。兼所藏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紫微最多。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卽「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

「是也。其爲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無庸深究！」百祿其以爲然。然恐其終爲所惑，急遣還廣中。寶藏數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學，爲生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

### 青城舞劍錄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下，通劍術，曉兵，深於智略，號文武才。王雖畜之，未始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久，極盛而豐，在大王觀之，固以爲高枕肆志之日，惟聲色狗馬是務，焉知其他！在愚輩觀之，蓋有甚不然者。官裏老而昏，奇氏寵而橫，哈麻雪雪之徒，又以演裸兒法蠱惑君心，賄賂公行，是非顛倒。天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而不知。武備不修，朝政廢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猶一髮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可畏也。蘇老泉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懿親，江漢藩屏。宜求

賢納士，選將練兵，節用儲財，陰爲之備。萬一風塵草動，寰宇土崩，即便指麾義旗，率先赴難。上以紓君父之急，下以盡臣子之心。克復神州，光膺舊物。然後奉身而退，口不言功，懇請歸藩，世守南紀。使執筆之臣，書爲大元宗英，祕在金匱，垂之萬年。豈不偉哉！豈不盛哉？」王怪之曰：『爾非病風狂癡耶！何言之不倫如是？吾將執爾送縣官矣。』二人默然而退，計曰：『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尙何教以有爲哉？盍求豪傑者而佐之，豎子不足謀矣。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於黃鶴樓而遁。本無詩曰：

平生智略滿胸中，劍拂秋霜氣吐虹；  
恥掉蘇秦三寸舌，要將事業佐英雄。

固虛成詩二首曰：

膽氣堂堂七尺軀，壯心肯作腐儒迂？  
橘邊黃石徒爲爾，自有龍韜一卷書。

芙蓉出匣照寒鉞，上帶仇家血影光；  
前席早知無用處，錯將豪

傑待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至正乙未，倪文俊陷沔陽。威順之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膠舟。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王思之，百計覓二人，不能得。陳友諒聞其往來光黃間，具書禮請之，不至，翩然入蜀。既而明玉珍據四川。素聞二人名，物色不可得。天朝既平羣寇，四海一家，君美兄君彥爲西允縣丞。君美往省候之。回途舟敗，同船之人，盡葬魚腹。獨君美負得一板，浪滾及岸，因而不死。然行李盤纏，一時俱盡，偶腰間碎銀數星在。急投近岸民家，覓火燎衣，買食充腹，躑躅徬徨，計無所出。民家翁視其辭貌，知非常人，頗善待之。留數日，因出縱步，忽二道士前揖曰：『衛君一寒如此哉？』視之真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無憂也，』挾往其家，則青城山也。高牆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侍左右。俎豆備水陸之珍，歌舞極聲容之盛。與君美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



，卽入黃牛。久隱青城，忽逢青眼。其爲喜慰，迨不可言。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頽仰乾坤，飄搖萍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飲酣氣豪，論議蠡起。本無曰：『天下之事，在乎知幾，幾者事之微言，凶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思子曰：「君子知微，」皆謂是也。古今已來，豪傑之士不少，其知幾者幾何人哉？吾於漢得張子房焉。子房事載史冊，不必贅論。蓋相與論其幾乎？夫漢祖之臣莫踰三傑，而子房又三傑之傑者也。項羽傑於高祖，而爲高祖所滅，子房之謀也。是子房非特三傑之傑，並傑於高祖項羽矣。且高祖爲是三傑之目者，忌之之萌也。子房知之，蕭何韓信不知也，故卒受下獄之辱，夷族之禍；子房晏然無恙。夫禍不在於禍之日，而在於目三傑之時。天下未定，子房出奇無窮；天下既定，子房退而如愚，受封擇小縣，偶語不先發，其知幾爲何如哉？誠所謂大丈夫也矣。』固虛曰：『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陳圖南。五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何時而

已乎？圖南窺見其幾，有志大事，往來關洛，豈是浪遊！及聞趙祖登基，墜驢大笑，故有「屬豬人已著黃袍」之句。就已字觀之，蓋可見矣。旣而拂袖歸山，白雲高臥，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引高騰，不見痕迹。所謂寓大巧於至拙，藏大智於極愚，天下後世，知其爲神仙而已矣！知其爲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突奧！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人亦有言，英雄回首卽神仙，豈不信歟！』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塵埃富貴，向聞高論，猶似未能忘情者，豈不爲修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衛君平日議論如此之高，今之識趣何如此之下！夫循行數墨，佔畢呻吟，儒之土苴。熊經鳥伸，導引服氣，仙之糟粕。吾之所謂修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爲之吐舌，舌久不能收。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爲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是劇飲大醉。本無賦詩曰：

蓋世英雄蓋世才，關河百戰起塵埃。遼東白鶴空留語，天下黃金謾築臺！壯志已成終古恨，殘編付與後人哀！東風萬斛曹瞞艦，盡化周郎一炬灰。

固虛續吟曰：

豪傑消磨歎五陵，髮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豪傑，身後何須論廢興！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識難憑；可憐一片中原地，虎嘯龍騰幾戰爭。

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闋，執杯酬謝於二公，自歌以侑焉。詞曰：

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當局，方知難著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愕！  
寥落相見處，萍水異鄉，爛熳清宵酌。說到英雄身，同夢澀盡劍鋒蓮鏢。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歎息，這一番歸去，似遼東鶴！

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同送君美青城道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爲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於塵埃中見電光翕歛，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陡壁穹崖，殊無有路。君美乃氣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若刃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旁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握君美手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竟不知其何術也。洪武二十年，君美有壻單公鉉爲庫官，間爲人道婦翁事，亦與此脗合焉。

### 秋夕訪琵琶亭記

洪武初吳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詩學薩天錫，字學邊伯京，皆爲時輩所稱許。嘗和天錫過嘉興詩韻，題吳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里，楊柳芙蓉映湖水，閨門過去是盤門，半捲珠簾畫樓裏。蘼蕪生遍鴛鴦少，東風落盡棠梨花，館娃香徑走麋鹿，清夜鬼燈籠絳紗。三高祠下東流續，真娘墓上風吹竹。西施去後屨廊頽，歲歲春深燒痕綠。

東南形勝繁華里，一片笙簫拂江水；小姬白苧製春衫，桂楫蘭橈鏡光裏。舞臺歌榭臨鷗沙，粉牆半出櫻桃花；採香蝴蝶飛不去，撲落輕盈團扇紗。吳歌子夜憑誰續？柳陰吹徹柯亭竹。范蠡扁舟去不回，惟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皆此類。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復利其賄，或欲舉爲孝廉，或欲保爲生員，旁午紛紜，殊無寧月。韶雖不吝於財，實厭其擾，乃謀於妻兄張氏曰：『如之何其可？』張曰：『惟有遠遊，差可避耳。』韶然其計，乃拉中表陳生梁生乘峨舸巨艦，載萬億重貲，遨遊襄漢間。次於九江府，愛匡廬之秀，覽彭蠡之清，留連郡郭，弔古尋幽。衆稍譏之，韶不卹也。因歎曰：『吾儕幸家富年少，粗知文

墨，茲行蓋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屑屑計刀錐之利哉？』遊益數。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梁陳二生，同訪琵琶亭，吟白司馬「蘆花楓葉」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睇四望，徘徊久之。於時月明風細，人靜更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得非商婦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日豈得容易呈身哉？』陳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縱使尊前輕籠慢撚，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耶！』韻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回船，竟莫知其何故。獨韶迭宕，好事多情。翌日往究其實。躊躕之間，了無所見。興闌體倦，方欲言還；忽奇香馥郁，縹緲而來。韶異之，延竚以俟。茶頃，一麗人宮妝豔飾，貌類天仙。二小姬前導，一持黃金吊爐，一抱紫羅繡褥，冉冉登堦。意必貴家宅眷，臨賞於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有生人氣。毋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超出拜見，且謝唐突。麗人

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梁商婦見目，毋亦太過乎？』韶倉卒莫知所對。麗人呼使同茵。辭讓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人曰：『欲陳本末，懼駭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僞漢陳主婕妤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殯於亭近。二侍兒一名鈿蟬，一名金雁，亦當時之殉葬者。』韶素有膽氣，兼重風情，不以爲怪也。『麗人曰：『妾沉鬱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昨宵爲諸郎所據，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良宵，復遇佳客，足以償矣。』使鈿蟬歸取酒肴，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卽昨日所謳之念奴嬌也。』

『詞曰：

離離禾黍，歎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荆棘裏，閱遍幾番寒暑！劍戟灰飛，旌旗烏散，底處尋樓艣？喑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憔悴玉帳虞兮，燈前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慢苦。梅瓣凝妝，楊花翻曲，回首成終古

！翠螺青黛，絳仙慵畫眉嫵！

歌竟勸韶盡飲。數杯後，韶豪態逸發，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末羣雄起滅事，歷歷如目覩。且詢陳主行事之詳。麗人曰：『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此非妾所敢知也。』韶曰：『余請遂言其爲人，煦煦然而少英斷，貿貿焉而昧幾微。委任臣僚，非才者衆，如陳平章，姚平章皆斗筭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官。武弁則縱情酒色，文吏則惟事空言。城門狹而弗能容輦，爰作飛橋；九江陋而銳於建都，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况復潛弑壽輝，顯居厥位，改元建號；弟兄井底之子陽。狹量淺謀，奴僕江南之李景。而猶奮攘螳臂，拒抗鷹揚，豕殪蛇殂，大將已殲於湖水；鯨誅鯢戮，幻身旋斃於箭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篝帷幄，弘濟艱難者，特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羣雄鼎沸之秋，居草昧風塵之日，而謀臣智將，拂士才官，塵塵若此，烏得而不敗亡哉？』麗人淒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談風



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因口占一詩曰：

鳳艦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空殘壘，碧草寒煙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盡，妝臺鸞鏡匣長封。憑君莫話興亡事，淚濕胭脂損舊容。

誦而索和。韶卽依韻賡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萬戶空，幾番揮淚夕陽中！唐環不見新留襪，漢燕猶餘舊守宮！別苑秋深黃葉墜，寢園春盡碧苔封；自慚不是牛僧儒，也向雲堦拜玉容。

麗人嘖嘖！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於亭，相與媁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烏啼，城頭鼓歇，兩人扶攜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爲久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輩嗤笑！』韶領之。亟返逆旅，則陳梁二生緊候開舟。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故，不得同行矣。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第暫爾一歸，隨當趕上。幸爲預繪縮項之鰻，多買團臍之蟹。三兩月間，當同醉習家之

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羅，歌大堤，庶幾斯遊亦一時之快也。』二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雁已先在矣。遂導過亭北，竹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纔及重堂，麗人迎笑，出紫玉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韶曰：『妾死時僞漢方盛，主寵復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墳塋備一品之威儀。是故五體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廬君愛女南極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爲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眦，屈指三旬，歛然能步。或同攜素手，遊行隧中。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與韶論舊事曰：『未及十二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簪奇花，親放一蝶，蝶聞花馥，飛著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喻妾等曰：「昔唐明皇屢爲此戲，楊妃專寵，不復舉行。朕則不然；罔分厚薄

，汝輩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衆皆叩首謝。」又曰：『主嘗得元進士沔陽知府劉聞，待以殊禮。萬幾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爲太常博士，甚有聲名，果爾乎？」聞對曰：「臣爲禮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從之。吾主又召之曰：「卿仕中朝未聞顯要，而文章學問自不容掩，其以事元者事我，不患不至大官。」聞頓首謝主。又曰：「卿與李黼同榜，黼不死，我當大用之。然黼自爲其主，幸獨得卿。聞卿善爲詩，近有作否？」聞對曰：「臣不能死義，有愧於黼。嘗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爲陛下誦之。」因跪陳曰：

世運厄陽九，干戈禍生民，陵谷有高卑，一朝易其陳。間關中郎將，慷慨遠與巡，志同事乃異，非有屈與伸。堂堂李江州，

求仁而得仁。清風已十載，而我猶爲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詞愧矣！」由是陋其爲人，無復進用之意。斯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妾觀之，不特凝碧之王維，欠死之范質爲可罪哉？」韶聞其論，心甚服焉。其所言當時宮掖間事，多不悉記。奈何韶迷戀情深，鄉關念淺，春來秋去，四載於茲。雖比目並游之鱗，戢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嬾也。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隱忍弗言，繼則舉聲大慟！韶慰解萬方，乃一啓齒曰：「與郎冥契，盡在來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韶聞知悽惶感愴！欲自縊於隧間。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數，舉莫能逃，縱曰舍生，亦爲徒死。」韶乃止。金雁鈿蟬輩亦依依不忍捨，或設飲食與韶送程。既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雙，明珠步搖一對，付生曰：「表誠寓意，覩物思人，再會無期，願郎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袂障面而還。韶猶悲

不自己，殘淚盈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乃重尋原店安下，收拾歸吳。越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房縣，方咎韶負約。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物，奇寶也，誠子之遇仙矣。』韶叮嚀諄切，使勿輕言，故人無知者。同舟歸家，及門則妻死久矣。乃以條脫一枚，投回同肆中賣之，得鏹萬錠，於虎丘靜處，建壇，請道士鶴林周玄初設靈寶鍊度三晝夜。薦妻正齋之夕，伺道士行朝皆退，親寫心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資麗人冥福。醮罷，玄初夢二婦人一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娃來謝曰：『妾輩俱承善果，已授瑤臺金母侍宸矣。』言訖，駕祥雲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詰韶曰：『君昨所薦只主閻張氏，何又有鄭氏等三人焉？』韶心知爲麗人鈿雁，佯爲不解曰：『吾夢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並附於此。詩云：

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樊纓，吳中自昔稱繁華，回環十里皆荷花；窺紅問綠謝遊冶，與余共泛星河

槎。星槎留連盆浦邊，空亭醉訪琵琶絃；銀篦擊節不堪問，錦襪生塵殊可憐！廬山月上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追隨鈿雁雙嬌嬈，直入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霧滄椒蘭。含情慣作雨雲夢，鴛枕生愁清夜闌。前朝佳麗誇環燕，圖出千人萬人羨。太真顏色趙肌膚，繡帳戀燈幾回見。情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縹囊留得萬金贈，淒涼忍看徒傷悲！徒傷悲，難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國！韶從此不復再娶，投禮玄初爲師。授五雷斬勘之法，往來兩浙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失所在。近時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 鸞鸞傳

趙鸞鸞字文鵠，東平趙舉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屑雜飲食中啖之，長而體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猶精於剪製刺繡之事。父

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穎，而鸞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穎家坐事，日就零替。鸞母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村樸，目不知書。鸞既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節，異卉奇葩，輒對之掩鏡悲吟，閉門愁坐。景之接於目，事之感於心，一寓於詩，積而成帙，名曰破琴藁。既三月而繆生死，鸞回父母家。次年冬，穎亦喪耦。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弗許。穎必欲成其姻。蓋聞鸞之賢，而悅鸞之貌也。乃廉得穿珠匠婦王媽媽者，出入趙氏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賄媽媽，求勸親焉；兼使私問於鸞，微觀其意。媽媽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老身久懷一事，屢欲奉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公夫婦尊意若何？』舉曰：『何事？』媽媽曰：『賢女孀居，服將闋矣。薄聞柳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算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爲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穎亦喪婦，殆出前定，似非偶然。况穎學問文才，視昔繆生百倍，不可同年而語。鸞鸞心事，諒必無嫌

。更其家溫裕，大勝曩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壻若此，何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媽復密勸於鸞曰：『穎之慕爾，若大旱之望雲霓，今尊君既許，好事卽諧。然既遇知音，爾不可無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悔之遲矣。』鸞甚然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附媽媽曰：

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處中閨；執臬治絲，謹循內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案以齊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冰爲神而玉爲骨，蟠如領而手如蕙；正及芳年，遴選佳壻，詎期薄命，竟配下流。遂爾辜其出衆之才，屈其傾城之貌；歛茲怨悔，寓厥詩詞；對月白之宵，遇風清之旦；強與語，強與笑，鸞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鵝隨野鶩。孰料庸才短折，孱質孤嫠。土木形骸，惡况甞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幽悰尙鬱於尊前。徒懷蔡琰之悲，永抱淑貞之恨，已甘棄置，過辱聘求。蓋以伸前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



明公。挽桓君之鹿車，吹秦娥之鳳管，願畢志以偕老，冀投身而相從。未侍光儀，先申愚悃，惟高明其諒之！

媽媽還賀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爲賞。』穎曰：『若余事濟，百金豈敢恡惜！』乃出鸞簡付穎。穎讀而雀躍曰：『真所謂窈窕淑女，吾其可不以琴瑟友之乎？』卽卜日納聘，而續其絃焉。御輪之夕，鸞乃私語於穎曰：『妾雖孀婦，然尙處子，郎不可不知。』穎愕然曰：『何謂也？』鸞云：『昔繆生有疾。不能近婦人。雖與爲夫婦將四月，而無人道；卒以喪身。然此討獨吾母知之，他人不知也。』穎未信。鸞請驗之，而果不謬。旣歸之後，孝敬奉於舅姑，雍和友於娣姒，遇婢僕以恩惠爲先，相夫子以勤儉爲本。鄉隣之貧乏者，則隨力相周。親戚之往還者，則以禮相待。由是內外交譽。稱道其賢。暇則與穎玩繹詩騷，吟詠情性，若吳絳仙之容華，曹文姬之藻思，不屑論也。穎中表兄弟，有自都下同者，錄得貫學士蘭房謔詠六題曰，雲鬢，檀口，柳眉，酥乳，纖指，香鈎，凡六首。穎借歸與鸞觀之，將效其

體製，而構思未就。鸞輒先賦曰：

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妝罷夫君帶笑看。

右雲鬟

彎彎柳葉愁邊感，湛湛菱花照處顰；嫵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

右柳眉

銜盃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笑，瓠犀顆顆綴榴房。

右檀口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蒲萄。

右酥乳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

甲染猩紅。

右織指

春雲薄薄輕籠箭，晚月娟娟巧露錐；簇蝶裙長何處見？秋千架上下來時。

右香鉤

寫以呈穎。穎服其敏妙，爲之閣筆。明年至正戊戌，田豐破東平，穎與鸞相失，莫知所在。已而毛貴復陷東昌，留僞將俞左丞者鎮守。俞頗知道理，凡所掠男女，出榜召人，識認給還。穎聞之，意鸞或者在彼，衝冒白刃中，求而未得。政憂窘間，有指女冠院語之曰：『盍不於此訪求乎？』穎如言去，果見婦女十餘人，纍然監繫。穎問鸞姓名存歿。一婦人答云：『數月前喚去，不在此，蓋賢婦人也。可惜！可惜！』穎又問娘子何以悉之？曰：『妾亦良家遭虜，與趙氏處者五閱月。其他人家眷，皆汗辱於寇，輒得放還。獨吾與趙氏及在此數人，誓死不辱，故被囚禁。何時復得見天日也？』言訖，淚下如雨。

。穎亦灑泣，低聲語婦云：『趙氏，余妻也，不知今在何處？』婦曰：『聞有周萬戶者領去，莫側所之。但臨行時，知君必來相覓，留書託我，俾以授君。』卽於衣領中取付穎，使急持去，蓋恐監者知覺，必遭箠罵。穎開而讀之，果妻手筆也。書云：

妾鸞爰從出適，忽值兇徒，顛沛流離，艱難痛苦，殘骸餘喘，與死爲隣，備歷危疑，幸存貞節。皇天后土，實所鑒臨！將殞滅微軀，則自經溝瀆。將混同末俗，則褻慢綱常。是以毀壞形容，偷存視息。雖落花無主，暫爾隨風；而畜犬喪家，終然戀主。愴惶四顧，憔悴半生，肢體苟完，心膽俱喪。每遇窮簷夜雨，古道秋風，但有凝望眼穿，憶歸腸斷。壁燈半滅，淚盡眼枯。戰鼓爭喧，魂飛魄散。已分膏塗野草，血染沙泥，寧飼肉於烏鳶！肯委身於狗彘！效投崖之烈女，慕斷臂之貞妻，詎意復被播遷！忽聞消耗，知君無恙，贖妾有期。敢遽捐生，遂更忍死。妾卽今見在濟南，周其姓氏，萬戶其官。緣係漢人，差

若良善。君得書之後，速備金帛來贖，不宜遷延稽緩。恐一時調撥，則轉移他處矣。百年伉儷，一旦分張，覆水再收，拳拳盼望，所宜深慮，早致良圖，毋俾妾爲陽臺不歸之雲也。伏楮悽斷！不知所云。

穎得書，則又間關跋涉，達於彼中。萬戶方擁重兵，赫然聲勢，未敢輕進。投其隣，而安下焉。越數日，緝知鸞之在也。而無由以通消息。乃日伺於門，見一巫媪，往來頻數，意必府中之親信人也。候媪出，潛隨至家，奉銀一錠爲壽，而以情告焉。媪曰：『將軍夫人妬忌，所虜婦女皆處於別室，除浣洗衣裳，炊造飲食之外，不容輒出。近亦有給還其親屬者；令妻若在，吾當爲玉成。』次日，媪詣第潛問，果得鸞而私報焉。鸞密出一絨，付媪，媪持出以授穎。題曰：悲笳四拍。讀之流涕。乃就懇媪請於夫人贖鸞。夫人曰：『吾無所用，况其夫在，何忍留之？當卽遣還。』穎乃奉珍珠耳璫黃金排釵各一事於夫人。夫人卽呼鸞使穎領去。於是夫婦相攜拜辭而出。其曲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元運衰。夫與妻兮忽此離，父與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烟四起兮沸鼓擊，鋒鏑成林兮盛旌旗。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禮義滅亡兮法度隳。身流落兮天一涯，腸欲絕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右一拍

蜂蟻屯聚兮豺虎嗥，心毒狠兮體腥臊。烟塵頓洞兮人竄逃，寒沙暴骨兮沒蓬蒿。亡家遇亂兮傷吾曹，義重命輕兮如鴻毛。誓捐此生兮期不汙，仰天俯地兮獨煩勞。

右二拍

棄賢俊兮逐兇愚，東西轉徙兮卒無寧居。貪淫是樂兮殺戮是娛，所在剽掠兮所過爲墟。發塚墓兮焚燬室廬，閨門孱弱兮被虜驅。舍生取義兮捐微軀，誰云女婦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兮！思念我鄉曲。地角天涯兮不見我骨肉！姑亡舅歿

兮家傾覆，逃竄苟活兮被驅逐！伉儷離背兮！何時復？幸茲陋軀兮免污辱！誰爲義士兮揮金玉？歌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穎鸞旣復合，乃相與謀曰：『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團圓，而前途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遠遁於深林大壑中，少避氛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後，同甘共苦，相敬如賓。冀缺梁鴻龐公王霸亦未可以優劣論也。鄉閭遠近，頗化其風。一日穎出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公名久矣！當送田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瞠目大罵曰：『斫頭賊！吾豈從汝反哉？』賊怒殺之道上。隣舍奔告鸞。鸞走哭，負其屍以歸，親舐其血，而手殮之，積薪焚穎。燄旣熾，鸞亦投火中死焉。見者驚駭！爲之竦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隣里拾其遺骸葬之，伐石表其塚曰：『雙節之墓。』君子曰：『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旦臨利害，遇患難，鮮能允蹈之者。鸞幽口口乃能亂離卒全』

節不污。卒之夫死於忠，妻死於義。惟其讀書達禮，而賦質之良，天  
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過別船者，聞鸞之風，其真可愧哉！

」

*R. A. Sin*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8578B

民國廿五年六月初版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明人筆記  
剪燈新話

全一册

實

改  
新  
5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瞿佑

校訂者 鄭逸梅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F 15424



311